

## 特別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下午2時30分會議開始

###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李華明議員，S.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鄭家富議員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 S.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剛議員， S.B.S., J.P.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G.B.S., J.P.

張學明議員， G.B.S., J.P.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甘乃威議員， 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 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健波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缺席議員：**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國寶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吳靄儀議員

黃容根議員，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霍震霆議員， G.B.S., J.P.

王國興議員， M.H.

林健鋒議員， S.B.S., J.P.

黃定光議員， 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陳茂波議員，M.H., J.P.

黃國健議員，B.B.S.

葉偉明議員，M.H.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 出席政府官員：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J.P.

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先生，S.B.S., I.D.S.M., J.P.

### 列席秘書：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 默哀

**主席：**請各位繼續站立，為本港旅行團在菲律賓被挾持事件中罹難的港人默哀1分鐘。

## 議員議案

**主席：**因應議員提出的要求，我根據《議事規則》第15(2)條召開今天的特別會議，讓議員就“本港旅行團在菲律賓被挾持事件”的議案進行辯論。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最多15分鐘，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7分鐘。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 本港旅行團在菲律賓被挾持事件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懷着沉痛和悲憤的心情，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

在過去的10天，香港市民經歷了一段心情非常沉重的時刻，但同時亦見證港人以香港為家所體現的團結及關愛。

8月23日上午，一個有21名香港居民的旅行團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被當地一名前警員持槍挾持為人質。當6名香港團員、當地的導遊及攝影師陸續獲得釋放時，我們期望事件可以和平解決。不幸地，事件在全世界及全香港市民的眼前以悲劇結束，造成8名港人罹難、7名港人受傷、4個家庭失去至親，以及兩名孩子成為孤兒。事件引起社會極度的關注，立法會所有黨派及獨立議員亦破天荒在8月29日舉辦跨黨派遊行，與市民一同表達港人的哀傷及訴求。

我首先在此對受傷的港人及死傷者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並希望傷者能早日康復。但是，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不禁要質疑，挾持事件

為甚麼會以流血結束？從傳媒現場直播事件清晰可見，菲律賓政府在拯救人質的行動上，進退失據，明顯犯上重大錯失，特種部隊既沒有合適的裝備，亦沒有營救的策略，以致挾持事件發生長達11小時仍未能解決。正如我們的同事在8月26日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所說，菲律賓政府欠死傷者的家屬和香港人一個清楚明確的交代。雖然菲律賓政府已經對事件展開調查，但試問由一個以極為拙劣手法來處理事件的政府進行調查，港人又怎可能完全放心呢？

故此，為查明事件真相，給死傷者及他們的家屬一個明確的交代，以及還他們一個公道，本會要求特區政府積極爭取直接參與調查行動。立法會議員很清楚瞭解每個國家的主權，但在尊重及不侵犯其他國家主權的同時，我相信特區政府是有空間參與有關的調查及取證工作，以確保調查是嚴謹及公正不阿的。雖然在8月30日，菲律賓政府已批准香港警務人員登上肇事旅遊巴進行蒐證，但只是配合香港警方進行港方的調查工作，而不是參與菲律賓政府的調查。我促請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反映港人的訴求，向菲律賓政府提出強烈要求，讓特區政府直接參與菲律賓政府進行的調查，並要求菲律賓政府向事件中死傷港人及其家屬公開道歉及作出賠償。

在這次事件中，立法會很多同事都認同及欣賞特區政府的處理手法，以及所採取的措施及行動，包括事發後即時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及菲律賓駐港總領事聯絡，以及致電菲律賓總統。當事件惡化後，特區政府即時安排包機接送遇事港人的家屬到馬尼拉，並派出相關專業人員隨行、對菲律賓發出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在8月24日下半旗致哀。但是，我亦必須指出，特區政府還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包括對傷者給予最專業的醫療服務及支援，對倖存者及死傷的港人家屬提供心理輔導及經濟援助，以協助他們在哀傷過後重過正常的生活。我希望特區政府在這幾方面能繼續努力。

主席，隨着出外旅遊已成為港人生活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與旅遊界一同檢討如何保障港人出外旅遊的安全。特區政府亦必須因應今次的事件，檢視日後倘若發生類似事件所應採取的安排，以及制訂應變機制，並清楚界定特區政府在涉及港人在海外遇事時的交涉渠道及角色，以確保特區政府與遇事當地的最高層人員能保持緊密聯繫，並採取適時的行動以確保港人的安全。

此外，我亦藉今天這個機會多謝我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在事件中全力協助處理事件，以及解決各項跟進工作上所遇到的重重困難。

主席，以下是我代表自由黨對今次事件的意見。

今次菲律賓人質慘劇掀動了我及無數港人的心。相信直至現在，很多人仍然不能忘懷8月23日，電視上驚心動魄的直播畫面。事發當日，雖然我身在美國，但當地亦有轉播香港新聞，我一直留意，當我聽到21名港人在馬尼拉被挾持，我的心只想着一點：最重要就是保住這些港人的安全，其後當噩耗傳來有這麼多港人死傷，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除了感到難過之外，亦替這些無辜死傷的人感到非常不值。

8月23日這一天，肯定是一個令港人感到極度悲痛和憤怒的日子。剛過去的星期日，8萬名港人大遊行，無非都是要求菲律賓政府對是次慘劇要認真對待，作出公正和專業的調查，我認為菲律賓當局不能迴避，必須正視這些訴求。

事實上，對於慘劇的成因和詳細過程，菲律賓當局一開始便給人愛理不理和不認真看待事件的感覺，直至中央政府強烈要求，菲律賓方面才答應作出深入調查。總統府發言人在挾持事件發生時，竟宣稱“總統府不會與槍手談判”，而整個拯救人質過程，又像在“玩泥沙”般拿人命來“較飛”，既無部署，又無策略，兼欠缺裝備，軍方的精銳部隊到現場竟然是觀戰，而不是救人，完全沒有遵從《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的要求，將“人質的生命安全放在談判考量的首要位置”。更離譜的是，菲律賓總統事後視察現場和回應記者時，竟面露笑容。雖然他事後已作出了澄清，又向特首致歉，但這種態度和其後本港警方在菲律賓搜集證據時，受到諸多阻攔及一些波折，均難免打擊港人對菲律賓認真調查人質慘劇的信心。

自由黨在人質慘劇發生後的第二天，就到菲律賓駐港領事館抗議，我們用上“草菅人命”的字眼，便是要批評菲律賓政府在人質慘劇上，表現冷血和麻木。同時，我們亦想警惕他們必須認真做好善後工作。

至於日前菲律賓司法部長表示有關慘劇的報告會於10天內完成，更表示會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全面調查案件，我期望她說得出，真的做得到。我們期望菲律賓政府能亡羊補牢，以專業和公正的態度從所有可能的層面調查人質慘劇的真相，並向港人交代為何整個拯救行動如此失敗，當中出了甚麼錯，是誰應負上些甚麼責任。這些都是不容有半點閃縮，必須嚴正地交代得清清楚楚。

幾經波折談判下，香港警方終於獲准在菲律賓進行某程度的蒐證，但仍然只作香港方面的調查之用。菲律賓和香港各自進行調查，如果調查結果一樣，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結果有出入的話，便只會導致更多的爭拗，無助於令整件事件的真相可以水落石出。因此，我們期望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反映港人的訴求，向菲律賓政府要求讓香港警方直接參與菲律賓政府進行的調查，以便協助我們清楚瞭解事件的始末，以還15名死傷者一個公道。

至於菲律賓當局表示準備向港方的死傷者發放慰問金，我們認為並不足夠。因為今次8條人命枉死，我們認為絕大部分的成因是菲律賓政府在拯救人質事件上一錯再錯所導致，故此理應向港人鄭重道歉及作出賠償。當然，我想死者家屬和生還者最想要的，仍然是一份清楚交代事件責任的調查報告。

主席，就特區政府今次處理人質被挾持的事件，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明顯是比2008年泰國紅衫軍事件的處理手法有所進步，行動較快和較果斷。但是，特首在人質被挾持當天，曾致電菲律賓總統，要求正視人命安全，但得不到回應，始終令人質疑，一旦港人在外發生事故，現有的交涉渠道和特區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否需要進一步完善或加強？

我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說特區政府要增加一個甚麼特別的外交角色，或是中央政府在協助港府解決今次事件上做得有甚麼不妥的地方。相反，我想港人對於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在得知部分人質遇害後，迅速向港人作出慰問，以及中國外交部在得悉人質被挾持後，一直全程跟進事件和跟對方交涉，都是相當恰當的做法。

但是，正正因為涉及港人在外安危的課題，大家都十分緊張，正所謂人命攸關，救人如救火，關鍵時刻是不容拖延的。雖然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國防和外交是屬於中央處理的事務，但《基本法》第十三條亦同時規定，特區政府可自行處理“對外事務”。因此，當港人在外地遇上事故，大家都期望特區政府要第一時間以適當渠道作出適當反應，同時也要與中央駐港機構作出緊密聯繫，以雙管齊下的方式確保在外港人的人身安全。就此，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商討，如何在“不違反《基本法》”，“不干預他國主權”的情況下，制訂特區政府於港人在外出現事故時的應變措施，令特區政府可以適時介入救援和調查的工作。



今次的慘劇雖然令港人心碎，但亦令我們看到人性光輝一面。例如第一時間通報事故的領隊謝廷駿先生，智救團友兒子的傅太，以及捨身救團友的梁錦榮先生，還有其他。他們的高尚情操，都令港人肅然起敬。故此，我們希望港府為一眾表現英勇的團友予以適當的嘉許，以表揚他們的英勇行為。

最後，我們衷心希望今次慘劇中的遇難港人能夠安息，全部傷者盡快康復，尤其是仍然昏迷的梁頌學可以早日清醒，所有生還者能夠振作起來，早日過回正常的生活。我們也相信港人會理智行事，將菲律賓政府當初的不濟和不恰當表現與其國人分開對待，繼續發揚和平友愛，平等互助的精神。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在本年8月23日，一個本港旅行團在菲律賓旅遊期間，遭持槍分子挾持，最終導致嚴重傷亡慘劇，本會感到非常震驚和悲痛，謹對罹難的港人，表示沉痛哀悼，以及對受傷港人及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菲律賓政府是次拯救人質的行動明顯出現重大錯失，以致港人被無辜殺害，本會對此表達強烈不滿，並促請特區政府：

- (一) 嚴正要求菲律賓政府盡快就事件進行調查；積極爭取直接參與有關徹查行動，找尋事件真相，並公開有關調查報告，給死傷者及其家屬一個明確的交代；以及要求菲律賓政府向死傷者及其家屬作出公開道歉及賠償；
- (二) 從速採取措施及行動，向傷者、倖存者及死傷者家屬提供全面的支援；
- (三) 制訂應變機制，以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並清楚界定特區政府在涉及港人在海外遇事時的交涉渠道及角色；及
- (四) 與旅遊界商討有關的跟進工作。”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保安局局長：**主席，8月23日，是香港全城哀痛的一天。在馬尼拉，有8名港人因突如其來的暴力而無辜死亡。另有7名港人受傷，其中3人傷勢嚴重，現時仍在醫院留醫。

在上星期日，數以萬計的市民參與了立法會跨黨派議員組織的遊行，並以靜默的方式，表達了對死者的哀悼、對傷者的關懷，以及對菲律賓當局要徹查真相及作出公正交代的強烈要求。

正如行政長官所說，此時此刻，只有就事件作全面及公正的調查，才能還死傷者一個公道。尋求真相，並向遇害港人作出明確交代，是特區政府、立法會議員和全港市民的共識。

就今天的議案，我會代表特區政府回應第一點，即對事件的調查行動，以及第三點，即處理類似事件的應變機制。稍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會就第二點，即有關向死傷者家屬提供支援，作詳細回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則會回應第四點，即旅遊界的跟進工作。

在事件發生當晚和翌日，特區政府的政務司司長已先後兩次召見菲律賓駐港總領事，即時要求菲律賓政府作出公正、徹底及全面的調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駐菲大使”）連同保安局副局長在8月24日與菲律賓總統亞奎諾會面時，亦提出了這項強烈的要求，並得到菲律賓總統的當面承諾。

正如行政長官在8月28日發表的“香港家書”中透露，他已經在8月26日正式去函亞奎諾總統，重申嚴正要求菲律賓政府必須就事件進行全面及專業的調查。特首的函件清楚列明，菲律賓政府的調查報告要交代數個重要問題：第一，事件的發生經過，包括警方的行動詳情及背後的考慮；第二，菲律賓當局與槍手談判的詳細過程，特別是為何未能答應槍手要求，來換取人質獲安全釋放；及第三，每位死傷者致命及受傷的成因。行政長官亦提出，調查報告的內容需要有足夠的事實支持。

菲律賓政府透過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大使館”）知會，他們已經成立由司法部領導的調查委員會。我們亦可以從傳媒中看到，菲律賓總統及司法部等均多次公開承諾會對事件進行全面、公正及完整的調查，不容任何隱瞞和偏袒。我們期望菲律賓當局以實際行動和日後公開的調查報告，兌現他們的承諾。

另一方面，香港的死因裁判官已經着令香港警方就8名港人的死因作出調查。在收到警方的調查報告及驗屍報告後，死因裁判官會決定是否進行死因研訊。

事發至今，香港警方一直有調派警務人員，透過國際警務合作方式，在馬尼拉進行搜證和調查。我們亦已獲得菲律賓政府確認，會盡力提供協助，讓香港警方的獨立調查可以順利進行。現時，警方已初步完成在肇事旅遊巴上的搜證及化驗涉事槍械等重要工作。警方會盡快將調查所得提交死因裁判官，讓死因裁判官早日作出決定。

議案要求菲律賓政府要向死傷者及其家屬公開道歉及賠償。其實，我剛才提及在8月24日，駐菲大使與菲律賓總統會面時，已經強烈譴責這次暴力事件，並促請菲律賓政府盡快向中方和香港特區通報事件的調查結果、繼續積極救治傷者、妥善處理善後事宜，以及協助安排傷者及遇難者遺體盡快返港。在香港，菲律賓駐港總領事亦多次就今次事件公開表示歉意。我們相信，從受害人和家屬的角度來看，現時的首要目標，是盡快瞭解事件的真相。特區政府必定會依據證據事實，待調查完成時，一定會跟進責任問題，還死傷者和他們的家人一個公道。

就協助在香港境外陷於困境或遇到嚴重災難的港人，保安局在南亞海嘯後制訂了“香港境外緊急應變行動計劃”(“應變行動計劃”)。我們在去年就這個機制作全面檢討，並在同年年中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檢討結果和建議，以加強對在外遇事港人提供援助，其中提出共30項改善措施。現時，這些措施大部分已經落實。從今次不幸事件的經驗所得，這個經加強的應變機制是更有效的。我們當然會不斷檢視機制，亦會虛心聽取議員的意見，務求使機制進一步得到完善，為海外遇事港人提供更好、更有效的幫助。

簡單來說，在應變行動計劃下有一個3級應變機制。第一級是指相對一般發生的事故，會由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即時處理。如果事態惡化，便直接提升至第二級，由保安局統領跨部門的緊急協調和應變行動。嚴重事故屬第三級應變。以這次事件為例，特首當晚已親自主持會議，決定緊急支援行動，以及即時派遣支援隊，陪同遇事者在港的家人乘搭政府包機前往肇事地點，並作出一系列在香港和馬尼拉的支援和善後行動。

我相信香港市民也感受到，國家外交部，尤其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公署”)及大使館，在這次事件發生時和其後的跟進工

作，實在均以保護港人安全及關心遇事港人和家屬的需求為出發點，為他們作多方面的爭取，亦不下一次向菲律賓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作嚴正交涉。議員亦可能知道，在8月23日上午約11時許，入境處接獲第一個求助電話後，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即時啟動應急機制，一方面通知保安局，同時聯絡特派員公署及大使館，要求瞭解情況並提供一切協助。大使館即派員第一時間在當天約12時許已到達現場。在第一批特區政府人員到達馬尼拉，即約下午5時左右，大使館人員隨即聯合我們的同事提供支援。

隨後，特區政府與外交部一直保持緊密聯繫。在事態惡化時，外交部亦即時派遣工作組由北京飛抵馬尼拉，協助特區支援隊的善後工作。

特區支援隊在馬尼拉的善後工作，若非一直得到外交部和大使館的全面支持和在外交層面上牽頭，斷不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所有繁複的程序，包括成功安排所有遺體、傷者和家屬一同乘搭包機返港。香港警方現時在馬尼拉正在進行的調查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亦有賴外交部的多方支持。毋庸置疑，沒有國家外交部的清晰立場及有力的支持，特區支援隊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多項救援工作的。

除了感謝外交部的協助外，我亦要感謝參與特區支援隊的所有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包括機場管理局、醫院管理局)，以及國泰航空公司、康泰旅行社及有關的保險公司。你們在不同範疇中協助特區政府，為死傷者和家屬盡力安排善後工作，甚至主動投入多項破格的資源和幫助，我相信香港市民跟我一樣，對你們的無私和熱誠是十分欣賞的。

在這次事件中，香港社會各界表現了無比的團結和關愛，而死傷者家人表現的堅強，亦令我們感受到人性光輝的一面。我知道立法會及市民對特區政府的跟進工作和日後處理類似事件有很高的期望。保安局和其他部門一定會從這次事件中汲取教訓，並會檢視應變機制任何仍可改善之處。

我在此感謝議員提出的議案，讓香港社會能凝聚共識。我亦在此祝願傷者早日康復，而受創傷的家庭亦能得到安慰。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均會給予他們支持和祝福。

多謝主席。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稍後才發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亦是稍後才發言。

**梁美芬議員**：主席，首先，我要向8位死者及他們高貴的靈魂致以崇高的敬意。我與梁先生和梁太認識，而傅先生也是香港城市大學1997年的畢業生，所以事件發生至今，我的心情亦難以平復。我相信所有市民對倖存者及生還者仍然寄予無限的同情和支持。

特區政府現時要做的，便是繼續向菲律賓政府追究責任，並為所有傷者及遺孤小孩提供一切可行的支援，協助他們應付未來的福利開支，例如教育、醫療及生活等。我認為政府應該把他們列作“永久照顧”的個案處理，並成立基金以應付他們的生活所需，我相信市民和議員也會支持這種做法。

在今次事件中，“魔警”門多薩雖然聲稱是為了公義而作出是次行動，但恰恰相反，他所用的方法卻是踐踏生命及公義，為世人所咒罵的，而他的靈魂將永遠被人踐踏、受人譴責。相反，每位死難者的寶貴靈魂均值得我們後世歌頌。事實上，往往是在危難當前最關鍵的一剎那，我們才能看到人性最崇高的捨己為人精神。在今次的慘劇中，梁氏父女不僅沒有畏懼自己的生命安全，反而在這關鍵時刻，利用自己的身體來保護身邊的人。至於傅太，她臨危不亂，無私地救出一名小朋友。這種大愛無私、捨己救人、捨生取義的高尚情操，令香港人驕傲。八條生命枉死了，但他們並沒有白白地死去，他們崇高的精神永遠影響世人。正如《聖經》所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我們會永遠懷念你們。

對於今天的議案，我就着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提出建議，在8月24日向曾鈺成主席提出。在提出議案時，我們亦有份游說其他議員同意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以示立法會議員的團結。就着議案的第三項，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清楚回應我剛才提出設立“永久照顧”特殊基金的建議。其次，我希望政府亦可就醫療方面的問題作出回應。

至於議案的第四項，在我提出時，有些議員是反對的，但經過討論後，我們仍然保留下來。在我提出的第四項中，我清楚指明希望協助特區政府在日後一旦遇到港人在海外遇事時，可以更清楚它所扮演的角色。

今天早上，我在電台節目中解釋這一點時，曾經呼籲大家不要糾纏在一些學術的概念上，例如“次外交”、“次主權”等。因為一旦討論這些概念，我們便會糾纏在學術討論上，引起不必要的爭端，更會引起不必要的猜忌和爭議，因為《基本法》第十三條並不是這樣規定的。有市民誤以為我反對討論，但如果我是反對討論的話，我又豈會率先向曾主席提出我們必須在這時候研究港府日後在港人於海外遇事時的角色，並作出清楚的界定呢？

我認為這項議案交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是為了團結更多力量，希望不會把問題轉移而變成爭拗。因此，我呼籲大家稍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可根據《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三款的内容，就特區如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進行探討，提出更有建設性的建議。不過，整項討論正正反映我們大部分人也非常心急，因為這關乎政府將來如何處理這類緊急事件，這是大家十分關心的。

局長剛才提到現時已有應變機制，我希望局長談談現時在啟動應變機制後，他們仍然遇到的困難，以便立法會議員可更清晰及明確地參與討論。

死者已矣，不可能復生。然而，我們在悲痛之餘，必須盡力為今次慘劇的死難者討回公道，為傷者提供最佳的治療，並為倖存者向菲律賓政府爭取最合理的賠償。

為死者討回公道這一點，我認為政府正在處理。在醫療方面，我想說出一段經歷。1994年，我的家姑曾經歷過一次醫學奇蹟，她在66歲時中風，其後接受開腦手術，變成了植物人。後來，她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接受治療，經過中國及日本的醫生一同會診，在半年後奇蹟康復。她醒過來後告訴我們，我們在那半年內對她所說的每一句話和朋友的錄音均刺激她必定要甦醒。最後，她活至八十多歲，度過十分快樂的人生。

因此，我在此呼籲梁太、頌學、傅太、易小姐及陳先生：“你們一定要撐下去，醫學的奇蹟是存在的，我們最關心的是你們能盡快康復，重過正常的生活。”

無論如何，我也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盡最大、最大的努力，把最佳的醫療送給他們。我謹此陳辭。

**潘佩璆議員：**主席，今次本港旅行團於8月23日在菲律賓馬尼拉遭遇重大不幸，有8名團友喪生及7名團友受傷，我代表工聯會數位議員在此向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以及祝願受傷的港人能盡快復原。我們心裏特別記掛着Jason這位腦部受到重創的年輕人，我們希望他能盡快復原，重過正常的生活。

在今次事件中，我們看見菲律賓政府處事情的方法，概括而言是愚蠢、不合邏輯及危險的。我為何要這樣說呢？首先，這名槍手門多薩在開始時是相當鎮定和放鬆的，大家看到他將槍械掛在自己身上，在沒有遮掩的情況下走到旅遊車門前，已經知道他是如何放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時間拖長了，而這位槍手得不到任何讓步，時間一直過去，他的生理需要也未獲足夠的照顧，所以漸漸變得不耐煩。槍手由開始時所表現的一名鎮定、有經驗的人，變成越來越不耐煩。直至菲律賓當局要求他的弟弟交出槍械，並且拘捕他弟弟的時候，這名槍手突然變得憤怒和不受控制。接着，菲律賓當局採取笨拙的救援程序，猶如把這名槍手變成一頭被困在車廂內的野獸，外面猛烈的敲擊令他越來越暴戾、越來越不受控制，正如把一條狗趕進窮巷一般。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有理智的人均知道是極之危險的。最後結果當然只有一拍兩散，同歸於盡。因此，我在此可以說菲律賓當局處事情的方法是愚蠢、不合邏輯及危險的。

在事情發生後，第一，我要讚賞特區政府採取的應變措施。我也想特別讚賞我們香港的醫護人員，香港派遣到當地的急症科醫生和護士這先遣部隊。及後，其他的醫護人員在當地會診，並且安排傷者平安回港。我在此也要提到方道生醫生及其屯門醫院腦外科的團隊為Jason進行手術。有關方道生醫生，我要在這裏申報利益，因為我跟他他是中學及大學的同級同學，跟他認識多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醫生。不過，撇開私人關係，我可以說他在這事上的確做得非常好，他的團隊也做得非常好。

在慘劇發生後，市民的情緒是非常強烈的。我作為一位精神科的醫護人員，我的分析是，這羣遭遇不幸的香港市民正如我們身邊的朋友，甚至我們的親人一般，他們在香港有工作或正在求學，趁假期一家人開開心心地旅行，豈料遇到這麼不幸的事情。第二，現代的媒體可以把遠在馬尼拉發生的事情拉到我們家中的客廳、睡房，讓我們可以親眼看到整件事情發生，就如置身現場一般，所以這件事情令很多香港市民感同身受。

因此，上周日，在“頭七”之日，香港有8萬名市民一起上街，沉默遊行。我們一起悼念死難者及抗議菲律賓當局愚蠢及不合理的處理方法。當天驕陽似火，但市民的心好像被火燒一般。現在事隔11天，我一直在觀察香港市民的反應，我的感覺是，雖然經過了這麼多天，市民的情緒仍然持續受到困擾。本來在災難發生後，人有短期的情緒反應是不足為奇的；即使是比較嚴重的，我們稱為 *acute stress disorder*，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可以通過輔導解決。但是，我更憂慮的是有部分市民可能會產生比較長期的創傷後壓力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我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我最近翻查醫療文獻，發覺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曾就創傷後壓力症進行很多研究，發現原來無需親歷其境，即使只是透過電子傳媒的接觸，也足以令部分市民產生創傷後壓力症。我想在此說一說，研究數字發現大概有5%兒童及1%成年人會產生這個問題。為此，我正聯絡精神科的一些同事，希望向有需要的市民提供義務的服務。如果他們的情緒在超過1個月後仍然持續有問題，可以向我們求助，以作出評估。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負起這個責任，我希望政府能透過醫院管理局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適切和及時的服務。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譚耀宗議員：**主席，本港旅行團在菲律賓馬尼拉被一名當地前警員挾持，不少港人透過電視畫面，看到菲律賓警方營救無能、指揮不力，更親歷同胞命喪當地、負傷港人逃離魔警之手、倖存者猶有餘悸的慘況，全城陷入一片哀痛與憤怒當中。

連日來，在各種追思及悼念會上，令人落淚的弔文、觸動人心的片段，讓互不相識的市民憂感與共，在幕幕哀痛淚影的背後，亦彰顯出港人的團結互愛。民建聯期望，港人所送上的每一個關愛及祝福，均能讓各死傷者家屬感到溫暖及安慰。

同胞的鮮血不能白流，港人在上周日更把悲痛凝聚為力量。八萬人哀痛於心，默默無語，以沉重而莊嚴的大遊行，向菲律賓政府表達強烈不滿，並提出查明真相，還死難同胞一個公道的訴求。整個遊行秩序井然，充分展示出令人敬佩的文明素養。對於菲律賓警方的營救無方，港人切齒痛恨，而社會亦擔心事件會令港人憎恨其他在港的菲籍人士。然而，在整個遊行過程中，我們看不到任何歧視或仇恨的口



號或標語，而在各項自發的悼念活動中，市民亦只是平和理性地堅持要徹查事件和追究責任的訴求。港人與菲律賓人士的和睦友好關係，並沒有因為人質事件而受到影響。

在發生挾持人質事件的時候，中央即時表示關注，除了外交部部長楊潔篪親自致電菲國外長，要求採取一切措施拯救人質，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更第一時間派出高層領事人員到現場與警方交涉，要求及時、妥善處理挾持事件，並確保人質的安全，而駐港特派員公署（“公署”）在8月23日上午11時20分收到本港保安局通知發生人質事件時，亦火速通報外交部，並向駐菲使館查詢情況。公署在11時28分已向特區保安局反饋，駐菲使館臨時代辦和領事參贊已在現場協調救人。有關8月23日當天的具體工作時序表，大家亦可在公署的網址看到。

至於事發之後，對於菲國政府文過飾非、砌詞狡辯企圖推卸責任，以及嘗試阻撓本港警方蒐證的情況，中央亦透過一系列的聲明、交涉及行動，協助本港警方出席當地召開的會議，以及登上肇事的旅遊巴士搜集證據。對於槍手門多薩的家屬為其棺木覆蓋國旗一事，駐菲大使亦即時提出譴責，避免事件在港人的傷口上再次灑鹽。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及交涉下，特區政府在處理整件挾持人質事件中，得到應有對待。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祖國是香港的靠山及堅強的後盾”，我們相信在整件事件上，港人感受到中央的這份關愛及支持。

至於特區政府，在整件事件中亦行動迅速，在獲悉發生人質事件後，立即通知公署及中國駐菲大使館，要求瞭解事件及提供協助，並且啟動本港的危機處理機制，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在發生槍擊事件後，更即時派出包機接送遇事港人的家屬到當地瞭解情況，並為傷者及倖存者帶來家人的溫暖及慰問。特區政府又果斷地派出醫療專機接回嚴重傷者，以便盡快接受本港更專業的醫療服務；事實亦已證明，當地較低水平的醫療技術未能讓受傷港人獲得適當的治療。此外，保安局又即時發出黑色外遊警示，給予本港旅行團取消到當地的依據，種種決策及行動均展現出應有的危機管理水平。

槍殺人質過程造成的傷痛及影響，非短時間內能夠平復，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繼續為傷者、倖存者及各家屬提供全面的支援，包括各種醫療、房屋及教育的需要，並為日後向菲國政府提出索償等法律程序方面，提供足夠的協助及支援。

昨天傳來令人欣慰的消息，便是Jason已退燒，而Jason的媽媽梁太亦希望港人能堅強起來，過正常生活。我代表民建聯向死者表示深

切哀悼，向傷者及其家屬表示深切慰問，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康復。民建聯亦期望事件的真相能盡快公布，讓死者瞑目，生者釋懷，重新上路。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秀成議員：**主席，多謝你安排今天的特別會議，讓大家有機會抒發對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的看法。我首先向死者的親人致以深切的慰問，並祝願留醫的傷者能早日康復，同時希望香港市民及政府能夠放下傷痛，以正面的態度尋求真相，以及積極為受事件影響的人提供全面協助。

除了譴責菲律賓政府處理失當外，我覺得這次事件讓我們獲得一個教育社會的機會，便是第一，要珍惜生命；第二，要團結力量；及第三，要互助關愛。我希望藉着這3項要素來增加正面能量，從而減輕社會的哀傷和怨氣等負面情緒。

首先，對於這次的慘劇造成嚴重傷亡，我感到十分震驚，而最大的問題在於菲律賓當局不重視生命價值的做法。這件事令更多香港人體會到生命的寶貴，原來一家人開心地去旅行也可以隨時遇到死亡威脅。當全港市民均為受傷團友打氣和祈禱時，正好教育我們，尤其是年輕人一定要珍惜生命。

當大家以為那只是一項很簡單的復職要求，可以和平解決時，竟然在電視直播中看到活生生的人突然被開槍殺死倒地，亦看到旅遊巴士上的人經過一輪槍聲後，變得毫無動靜。鏡頭前發生的一切，觸動了全港市民的悲憤心情。

在那一刻，我不禁要問：為何菲律賓政府不可以先答應槍手的復職要求，並以確保人質安全為大前提呢？為何槍手多次警告要殺害人質，菲律賓當局仍然沒有作出回應呢？為何槍手會突然受刺激而失控殺害人質呢？在談判過程中，菲律賓當局有否嚴肅對待中國外交部和香港政府對人質安全的高度關注呢？為何菲律賓特警的營救行動錯漏百出呢？他們所予人的感覺是無策劃、無默契、無裝備、無勇氣及無效率，十分不專業。

最重要的是，為何槍手開了第一槍後，還要相隔個多小時才能控制場面，差不多兩小時才能把人質拯救出來呢？我覺得很難過，因為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車上人質的生存希望便越渺茫。為何不可以果

斷迅速地行動呢？究竟他們有否重視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呢？為何沒有其他方法(也許是金錢)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背後有甚麼隱瞞呢？現時有很多疑點，有的涉及社會政治問題。為何白白犧牲了這些香港人的生命呢？一堆一堆的問題，必須查個水落石出，給香港人一個明確的交代。

是次8死7傷的結局雖然令香港人感到悲痛，但我覺得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這件事激發起香港人的團結精神。各項悼念活動、追思彌撒、網上留言，以及立法會迅速組織跨黨派遊行，均向菲律賓政府發出無聲抗議。看見八萬多名市民和議員的參與，齊心要求菲律賓政府徹查真相，以及全力協助香港代表在當地進行的調查工作，我相信這已經發揮到團結的力量，亦證明了香港市民和立法會議員並非一盤散沙。我覺得香港社會也應該趁這個機會教育市民團結力量的重要性。

主席，我很同意梁頌學媽媽所說的，大家要堅強地繼續生活。所以，我支持議案除了提出要求菲律賓政府公開交代和道歉賠償外，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制訂應變機制，以及清楚界定特區政府在處理港人在海外遇事時的交涉角色。我明白這次事件得到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全力協助，才能夠順利安排善後工作，而我亦很高興聽到局長剛才就這項議案發言時，強調會設立一套恆常機制，以便在遇上突發事故時，資訊能迅速地傳送至相應的對口單位，達致迅速溝通的效果。

事實上，從這次事件中看到，香港和中央政府是一脈相連的，而中央及國內同胞對港人的悲傷亦感同身受，他們能夠伸出援手及全力協助，正如香港社會各界發揮互助關愛的精神般。尤其是梁太在痛失3名至親的同時，仍然能夠盡母親的責任，全心全意照顧受傷的兒子，面對逆境仍然能夠保持理性，甚至反過來關心其他人，鼓勵大家堅強面對。梁太和其他團友發揮的互助關愛精神，是十分值得我們學習的。希望大家能藉着這次事件得到反思的機會，學懂珍惜生命、團結力量和互助關愛，為香港注入更多正面的能量。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謹代表民主黨向今年8月23日在馬尼拉挾持人質而造成8死5傷的悲劇中的死難者家屬致以深切的哀悼，希望家人能夠節哀順變，亦向倖存者及現在仍然留在醫院接受治療的傷者送上我們的祝福，希望他們能夠早日痊癒和康復。我尤其要向梁錦榮太太，

即Jason的媽媽，致以崇高的敬意。她的勇氣得到香港人的支持，亦使很多人感動。我相信在香港人共同的祝福和願力下，Jason能夠早日脫險，早日康復。

今次馬尼拉挾持及槍殺無辜市民的悲劇，在當天的電視熒幕上不斷連續上演，觸動了我們廣大市民的心靈，甚至神經。直至最後，當悲劇收場時，更使我們很多人經歷憂慮、煩擾、震驚，以至最後悲傷和憤怒。對於這個冷血槍手濫殺無辜市民的暴行，我們再次作出最嚴厲的譴責。菲律賓處理今次事件的有關警隊的連串失誤，反映出他們隊伍的文化，以至可能的結構性問題。第一，如果他們認為這只是一宗在菲律賓經常發生的挾持人質事件，而槍手很大可能是以鬧事方式爭取曝光，以達致自己宣傳的意圖，實際上無意殺人，這實在是非常魯莽的危機處理方式，並因為掉以輕心而造成悲劇。第二，從談判以至後來所謂的營救行動，讓我們看到當局缺乏精心策劃。而且，其中很多魯莽以至不智的行為，包括扣押槍手的弟弟，以至向旅遊車輪胎放槍等，不單無助於解決事件，更觸動了槍手的神經，以致他在慌張甚至激憤下作出了極之愚蠢的槍殺行為。所以，對於這些事情，我們實在感到無法理解。

總括而言，當天負責處理這宗危機事故的警隊看來是缺乏經驗，以及在營救人質等事情上缺乏足夠訓練。他們的裝備亦令我們懷疑這個隊伍的專業性。他們對整件事件的處理方式，即當日警隊在現場的整體行動，以至日後菲律賓政府的領導層(包括總統)的回應，也使人懷疑，究竟這個國家對人命有多大尊重呢？所以，我們有需要向菲律賓當局提出這個問題，要求他們作出正面回應。事發後，香港市民的強烈反應，包括剛才一些同事提到社會上的多項行動，包括哀悼、聲明和簽名運動，以至遊行等，均一致要求菲律賓政府嚴肅地調查整件事件，找出事實的真相，還給死傷者及受影響人士一個公道。

我們亦覺得在真相得以披露後，菲律賓政府必須負上應負的道德和法律責任，向死傷者及其家屬致以真誠的道歉，以及作出合理賠償。在整件事件中，我們的政府，包括特首及多位官員的適時反應，以及在今次事件中表現出的嚴肅及關懷的態度，我相信已贏得市民肯定的評價。至於特首聯絡菲律賓總統一事，雖然這事引起了爭論，但我覺得，事關人命，我們應該不拘小節，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對於一些不必要的批評，我反覺得是不合人情、不合道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全力爭取直接參與和介入今次在菲律賓的調查，以確保這項調查公正、專業，並能夠找出真相，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這點非常重要。我希望政府能繼續努力，表現出他們能夠好好處理這件事情，繼續獲得市民對他們的支持和肯定。

**梁君彥議員：**主席，今次在菲律賓有香港旅行團被挾持，以致有香港人傷亡的事件，全港700萬人均高度關注，心情悲痛。在今次事件的死難者中有我們認識的朋友。梁錦榮先生是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而倖存者李滢銓小姐則是林健鋒議員的朋友。對於事件最終有8名香港人遇難，4個家庭痛失至親，仍然有3名團友重傷留院，我代表“經濟動力”向死傷者及其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

過去1星期，我們從團友口中聽到很多捨己救人的英勇行為，而領隊謝廷駿也克盡己任，照顧團友至最後一刻，令很多香港人感動，並且肅然起敬。希望傷者早日康復，也希望仍然在深切治療部的Jason盡快甦醒，跟梁太一起積極面對未來的日子。香港人會全力支持他們，跟他們一起走出悲傷的陰霾。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盡最大努力，幫助死傷者尋求事件的真相，討回公道，在往後的日子向他們以至他們的家屬提供全面的支援。

特區政府甫知道事件發生後，已即時啟動緊急應變機制，透過中國外交部向菲律賓外交部提出保障人質安全的要求，並且在第一時間派出入境處及警方人員飛往馬尼拉。但是，不幸的事情始終發生了，特區政府很果斷、很迅速地派出副局長帶領醫療、社會福利、警察、入境處等人員及部分家屬飛往馬尼拉善後，並且盡早安排他們的遺體及受傷的團友回港，由香港一流的醫療人員照顧。現時，我們關注調查工作的進度、報告。香港警方已透過國際刑警獲得菲律賓當局的協助，進行搜證及會見證人，幫助香港完成我們的報告，向死因庭作出交代。香港人要求菲律賓當局調查時必須全面和專業，正如他們的司法部部長德利馬所保證，由她領導的調查委員會會按當地及國際法例的要求，進行全面而公平的調查，日後亦會公開交代結果。我要求報告必須交代事件的發生經過、整個談判過程的詳細情況，以及死者致命及傷者受傷的成因。

從新聞直播的片段，我們看到很多不應出現的錯處，在全世界面前展露了一次非常失敗的營救行動。我跟700萬名香港人一樣，感到很悲痛。於剛過去的星期日，在香港有8萬人參加悼念儀式，送別死難者。我們由維園走到遮打花園，沒有喊口號，只有標語作無聲的抗議，以冷靜及理性的態度促請菲律賓政府盡快徹查真相。

香港有必要制訂一個應變機制，萬一日後有類似的事情發生，特區政府要擔當一定的角色，也要和外交部討論大家怎樣以最快捷的方式提供協助，經中央透過外交途徑向涉事的國家施壓，以最高的速度協助港人。

事件也顯示了領隊作為旅遊業前線人員在遇到突發事故時面對的風險。日後，我們的領隊培訓應加入如何處理重大突發事件的訓練，例如，如何掌握所有緊急事故的處理及聯絡方法。正如事件中倖存者李滢銓小姐在報章所寫，我引述：“要慰死難者在天之靈的方法不是責難無辜的菲傭或菲國人民，我們的焦點要清晰，針對菲國的政府和警方，要求公正的調查，追究事件責任，以及支持傷者及死者遺屬安排日後的生活，這才是對事件中死傷者的實在關懷，長遠而言，我們該更支持菲國人民建設更可靠的政府、更有公義的社會，這樣香港才真正算得上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有人道關懷的國際大都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這次菲律賓人質事件，很不幸造成8名香港居民喪生及多人嚴重受傷，我和香港很多市民一樣，均感到非常哀痛和震驚，亦對菲律賓有關當局的低劣處理手法發表了很多評論，所以現在不多說了。當然，我亦與各位同事一樣，希望倖存者早日康復和重建他們的生活。

主席，很不幸，這事件成為了國際新聞，即使《時代周刊》也有報道。看了外國的報道，我有數個感想。第一，正如多位同事已經指出，特區政府處理這次事件的而且確是迅速和有效，派出保安局副局長率領跨部門團隊前往菲律賓。我們看到他們的而且確盡心盡力照顧港人，反映了我們的震驚和哀痛，並且極力爭取維護港人的最高利益。特區政府亦很快向外交部求助，捍衛我們的利益，這些是值得我們讚許的。

可是，對於外國的報道，我想提出一點，便是《時代周刊》在報道的第一句便說：“Because their city is so safe and even-tempered, Hong Kong's residents do not possess the sense of physical danger that many people elsewhere do”，接着又說菲律賓的情況是：“Lawlessness is so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Philippine society that an atrocity like the bloody hostage drama, or even worse, becomes numbingly routine to the point of inertia. Hong Kong, unaccustomed to such violence, is, by contrast, in deep shock”。主席，這即是說，外國人看到這事件，在感到震驚之餘，也感歎香港其實真是很幸福，素來是一個很安全的城市。香港人出外旅遊只是想玩樂，沒有料到會遇到這樣大的災難。

所以，我想向保安局作出一項由一位市民向我提出的建議，便是看看可否就香港人首選前往的一些旅遊地點、國家的治安情況，例如當地曾發生多少綁票、挾持事件及暴力行為，在保安局的網頁提供一些資料，或以某種方法發放該等資料，讓市民有所警惕呢？謝偉俊議員不在席。雖然我知道此舉可能對外訪旅遊業構成影響，但我想由於香港人習慣了和平及有秩序的生活，所以應該讓香港人瞭解到，這個世界是可以很殘酷的。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政府當天的跟進工作，反應十分迅速。我亦在會議上說過，政府除了一如慣常，啟動港人海外求助的小組外，將來再遇到這樣的事件時，也許還可以多利用我們的警力，以及區域警方的合作。雖然，外交關係當然是由外交部處理，但香港警方其實是國際刑警的一部分，我們的執法部門與很多地區的執法部門也有緊密聯絡。我們的飛虎隊有接受日常訓練，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儘管他們不能直接參與救援人質的行動，但我們或許可以早一點派遣我們警方的談判人員或我們飛虎隊的精銳人員前往有關地點，提供一些意見，建議例如在挾持巴士的事件中，怎樣處理其實才是最好的呢？我相信保安局的官員會較我更熟悉。我們飛虎隊的日常訓練便是有關如何處理這些情況，而較諸挾持酒店或其他設施，挾持巴士是屬於較易處理的情況。我希望政府亦會考慮這一點。

最後，我與其他同事一樣，懇請政府繼續跟進事件，在傳媒報道的高潮過後，仍然緊密支援那些倖存者。無論是痛失雙親的小朋友，抑或是破碎的家庭，政府也應提供長期支援，讓他們得以早日重建生活。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鳳英議員：**主席，上月底發生的港人在菲律賓被挾持悲劇，一直牽動着香港人的情緒。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有機會在人質不受傷害下解決的挾持事件，最終要悲劇終結。一個原本高高興興，出外旅遊觀光的旅行團，因為官僚的處理失誤，在瞬間變了人間煉獄，面對生離死別，付上8死7傷的沉重代價，這是我們感到憤怒和難以釋懷的原因。

菲律賓是我們香港人既熟識又遙遠的地方，香港有外傭二十多萬，當中超過半數來自菲律賓。這便是我們所瞭解的菲律賓，但對菲律賓國家狀況，大部分香港人所知甚少。就挾持悲劇而言，我們有很多疑問，為甚麼拯救人質的指揮是如此混亂？為甚麼與挾持者的談判

沒有妥協的空間？為甚麼一再錯失制服挾持者的機會？為甚麼決定攻堅又完全沒有適當的裝備？我們心裏實在有太多的為甚麼。人命關天，對於死者和傷者，查明真相，追究責任，以及對死傷者及其家屬作出賠償，這是菲律賓政府難以推卸的責任。

我希望調查能盡快完成和作出合理賠償，盡可能彌補倖存者的傷痛。在現階段，我們除了沉痛哀悼死者外，更希望我們的醫護人員能全力醫治傷者，讓他們早日康復；對在悲劇中失去雙親的一對姊弟——汪綽瑤和汪政逸，我希望他們能夠得到適切照顧，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健康成長。

主席，今次港人在菲律賓被挾持期間，行政長官曾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要求菲律賓政府妥善解決挾持事件。這是否符合《基本法》的相關規定，在社會引起了一些討論。我支持特首打這通電話，他以行動直接表達了香港政府十分關注事件。可是，這在憲制層面可能存在一些灰色地帶，在涉及外事問題上便更為敏感。然而，我認為面對這些突發事件，首先的關注點是如何能有效地解決事情。我相信，中央政府願意支持及配合特區政府的要求，亦只有在中央政府幫助下，事情才能得到更好及有效的處理。

主席，我發言支持議案。

**林大輝議員：**主席，很多人相信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生死有命。但是，我相信一羣在暑假期間參加旅行團，開開心心到馬尼拉旅行的朋友，根本無法想像或預料他們竟然會在行程的最後一天，被一個無血性、已被革職的警察挾持超過11小時。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從電視的現場“死亡直播”清楚看到，菲律賓政府在拯救行動中低能和失敗的表現。大家看到菲律賓政府的行動實在毫無部署，“無姿勢，也無實際”。我們從電視畫面全程看到我們香港人的生命受到威脅，步向傷亡，彷徨無助，這種悲傷與無助，根本不能以言語和筆墨形容。

坐在車廂內的團友，所經歷的恐懼、焦慮和絕望慘況，即使我們並非身處其中，也肯定知道他們萬分痛苦。正因為菲律賓政府的無能，最後導致悲劇發生，竟然有8位香港朋友被無辜殺死，客死異鄉，也有多人受傷，情況令人慘不忍睹。他們的死傷究竟是由槍手一個人造成，抑或是當地警方與槍手駁火所造成？今次的慘劇是否可以避



免？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是怎樣？槍手為何突然開槍？為何菲律賓當局懂得送水送飯，並且替旅遊巴士補充燃料，也不懂得把握機會，把槍手制服？為何會“離譜”至連將屍體放進棺木時也可以出錯呢？我肯定死傷者家屬、受害人、所有香港人和大部分菲律賓人也想知道這事件的真相。

主席，就今次事件，特區政府的反應非常迅速，事件發生後即時成立專責小組，又透過菲律賓駐港領事館，向菲律賓警方和政府反映，要求保證人質安全，派遣入境處及警務處人員飛往馬尼拉提供協助，並且迅速派出包機接載家屬回港。政府今次所採取的行動，十分果斷和有效率，值得一讚。

在整個行動中，我十分欣賞副局長黎棟國，他臨危受命，親自帶領警方、入境處、社署及醫護人員到當地提供支援。大家都明白，這項任務非常艱巨，但黎局長就很有系統地做好善後工作。他盡了最大努力，向死傷者及其家屬，提供最有效、全面及貼心的支援。政府今次的工作效率與態度值得我們肯定。不過，目前的當務之急，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通過不同渠道，以不同的方法，令菲律賓政府交出一個與事實相符的調查報告。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會，體現種族和諧是香港社會的無價寶。我相信香港人是理智而且具質素的，可以清楚區分我們要聲討的對象，我們絕不會演變至仇視和仇恨菲律賓人，所以政府其實無需過分擔心。當然，我亦希望菲律賓政府能珍惜中菲及港菲兩地的關係，盡快把事件真相向大家公布。

就今次事件，我們“社區18”這個組織在各區發起簽名行動，強烈譴責菲律賓政府處理事件失當，我們亦在本地4份報章刊登廣告，向菲律賓政府提出數項訴求，包括：

- 向死傷者和家屬作出最高賠償和道歉；
- 徹查事件真相，公開事件的調查報告，還受害者公道；及
- 確保港人在菲律賓的人身安全。

我與大家一樣，絕對不能容忍在調查過程中，有任何人黑箱作業，所以，我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主席，犯錯的人往往迷失自己，誤入歧途，只顧推卸責任，找藉口掩飾錯誤。我十分希望菲律賓政府今次可以藉此機會自我反省，在調查工作方面，千萬不要做出一些可悲和愚蠢的行為。否則，受傷害者不單是香港人，菲律賓國民也可能會感到羞耻，並且可能引起國際不滿。

除了希望真相大白外，我建議特區政府，如果得到死傷者或其家屬同意，向菲律賓政府提出在國父黎劭紀念公園建立一道紀念碑，悼念8名遇害香港人。這也可以同時提醒菲律賓政府共有8條人命無辜犧牲，希望它可以引碑為鑒，避免歷史重演。

至於旅遊業界的支援方面，我認為必須作出檢討，因為在事件發生後，政府才對菲律賓發出黑色外遊警示。但是，我看到報道，才知道菲律賓很早已被澳洲、日本及加拿大等國家列為高風險地區。所以，在這方面，我希望香港能確立一個很好的外遊警示機制，讓香港人在旅遊前，考慮其自身安全及有所警惕。

主席，最後，我不想再就這件事發表太多悲痛的感受，我希望死者的靈魂可以得到安息，不再受到騷擾。當然，我很希望生還者及他們的家人能夠堅強地生活下去，特別是梁太，我相信她知道全香港市民其實都十分支持她，給她“打氣”，並希望Jason可以康復。

至於汪綽瑤和汪政逸，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棄，要振作，你們兩人已經成為香港人的兒女，全港市民都支持你們，希望你們能堅強地面對將來，(計時器響起).....

**主席：**林大輝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林大輝議員：**.....活在當下，迎接未來。

**詹培忠議員：**主席，這次是一個意外，一個悲劇。剛才我們有一些同事提到，問題關乎金錢而已。事實上，事件涉及8位身故的香港人和受傷的香港人，其中包括1位領隊。根據傳媒報道(事發當天我不在香港)，槍手要求100萬披索，即大約等於17萬港元。既然可以談判，為甚麼大家不進行商討？領隊也不可以代表商討？康泰理應可以代表商討。所以，就這一點，主席，我認為這是天意、也是不幸，很多事情導致這個結果。

大家冷靜回想一下，是否記得這名槍手或兇手曾經要求賠償100萬披索，即十多萬港元。大家透過商討，可能達致不同的結局，但結果卻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主席，讓我們回頭分析這事件。如果大家瞭解菲律賓的情形，便不會感到不幸。事實上，根據全世界調查，當地的廉潔度排名是139，而接受調查的地區與國家的數目卻有100至200個。我們看得到，在1950年代，大概是一個甲子或60年前，菲律賓的經濟在亞洲佔數一數二的地位，甚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很多日本人因而到菲律賓工作。當時1披索可以兌換超過1港元。今天，港元兌披索約為5元至6元，大約為5.8元。菲律賓政府腐敗的程度，實在難以想像。

主席，事情已經發生。我個人認為空談對事情沒有幫助，我們應討論實際有用的事情。特區政府在今次的事件中，迅速行動，得到全世界、全港市民的欣賞，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政府民望上升了差不多10個百分點。儘管大家也不認為這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但也足以證明，如果政府在處理任何事情時，能夠以民為本，願意誠心誠意處理事情，一定會得到市民欣賞。

主席，特區政府可以做甚麼？政府真的要為死傷者做應做的事情。至於會否得到真正結果，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涉及其他許多許多因素。

主席，與此同時，我要對特區政府就今次作出下半旗的決定提出少許要求。我們瞭解一個國家或地區下半旗，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特區政府，這次我不是說.....對於死難者，我們絕對同情、支持和悼念他們，但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制訂一個所謂下半旗的決策——究竟在甚麼情況下或對香港特區作出甚麼貢獻，政府才會作出下半旗的決定，以免日後當權者為了順應民意，或根據當時的反應而作出政治決定。我個人認為這件事需要檢討。

主席，在整件事件中，雖然我們對菲律賓政府十分不滿，但目前在香港工作的菲律賓家庭傭工大約有十三多萬人，連同其他各類菲籍人士相信也有十八多萬人。如果他們每個月匯款約3,000元到菲律賓，涉及金額約有5.4億元，一年匯款便高達65億港元(約達370億披索)。這個數字是目前菲律賓外地傭工的最高數字。菲律賓是一個政治十分複雜的國家，如果我們提出這個數字，我堅信他們絕對要尊重香港的意願。

這個世界離不開實力的比較。我們看到，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我們有100萬人上街；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這次也有8萬人上街。我期望特別是年青一代，我們不應被人稱為示威之都，我們應利用我們的力量，團結一切的力量，為香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環境，把這次悲劇作為我們的動力，這是最特別值得我們努力的事情。大家應團結力量，不可以被別人認為我們利用這次機會仇外，喪失理智。當然，主席，從這3次的事件中，全世界人也看到我們的成功，願我們共勉之。

**張國柱議員：**主席，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在上星期發生挾持港人事件，最終以流血告終。由於整個悲劇全程直播，陰霾即時籠罩全香港。相信在這個星期，大家內心都同樣悲痛，加上菲律賓警方被一致狠批營救人質錯漏百出，令8名香港人白白犧牲，部分香港人在傷心之餘，內心更加添一股怨憤。

在這裏，我想呼籲香港人將悲憤的心情，轉化為積極的力量。因為無論菲律賓警方在處理事件中是否有欠妥善、有否欠專業，我們也不應怪罪菲律賓人，亦不應該針對在香港定居或工作的菲律賓人。“一人做事一人當”，槍手的行為當然要加以譴責，菲國警員的拯救行動亦有問題，甚至菲律賓總統在事發後的言行和態度，亦受到非議，但其他無辜的菲律賓人是沒有罪的，怪罪他們，除了讓我們得到發泄外，對解決整件事是沒有積極的作用。

昨天開學，我亦希望教師及學校社工，要留意學生及青少年對事件的反應，一方面關心他們會否因事件而令精神飽受困擾，並作開解，有需要時更應提供輔導或作出適當的轉介。此外，教師亦可借此事件作為通識題目，引發學生探討事件發生後所出現的社會現象，或討論當今世界的國際局勢等。但是，我亦希望教師在討論這件事時可採納高年班學生的意見，而不是一概而論。

至於今次事件，我們知道港府派出法證人員到菲律賓當地搜證，以圖瞭解事件真相，但由於調查並非第一時間進行，不知道搜集得到的證據，會否和事件有出入，況且，菲律賓政府與槍手交涉的過程，我們的專家無從得知。因此，港府一定要促請菲國政府盡快公布調查結果，讓在事件中犧牲的香港人及其家屬，得到一個合理的回覆，包括菲律賓警方有否誤傷人質、中槍的人質是否因為失救致死，以及處理事件的過程是否有人失職，並應負上應有的責任。

無論調查結果如何，港府也應該要求菲律賓政府向死傷者及其家屬作出一個公開、嚴正的道歉及賠償，而這只是我們一個小小的基本要求。

在哀傷中稍為有點令人覺得欣慰的，是港府處理今次事件，明顯較上次泰國機場被封事件來得更有效率、更果斷。除了在事件發生後，即時向菲律賓駐港總領事，並透過中國駐菲律賓大使要求處理事件時，要以人質安全為優先考慮，亦很快便決定派遣警方和入境處人員到菲律賓，協助港人旅客。

除了讚揚港府處事果斷外，亦要感謝由政府派出、協助善後的團隊，包括醫療人員、心理學家、社工、警務人員等付出的努力，因為安撫死傷者家屬及修補他們的心靈創傷，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回顧今次事件，我們亦發現在被挾持的死傷者或倖存者中，他們的自我解決危機的能力很強，堅強面對逆境。

過去星期日的悼念遊行，按主辦單位估計，約有8萬人參與，當天我亦有出席，難得的是各個政黨拋下成見，聚首一起，與一眾市民悼念客死異鄉的港人，令人感受到香港人是團結、充滿同情心，大家並不是那些老死不相往來、冷冰冰的陌路人，而我真的很希望，這不是曇花一現的香港精神。

最後，我希望今次在悲劇中不幸離世的人得以安息，倖存者能夠堅強活下去，更特別祝願梁頌學同學早日康復。

主席，我謹此陳辭。

**謝偉俊議員：**主席，關於其他同事對死難者及其家屬的哀悼和慰問，容許我在此不再重複。

主席，直至目前為止，我們似乎只在保安層面上看今次的事件。我留意到，負責旅遊的有關官員至今尚未有任何正式的說法。我希望劉吳惠蘭局長能就將來的旅遊政策發言，看看有何補救及建議，讓我們有多些機會探討一下。

主席，容許我引述最新一期的《時代周刊》就這事件的一段重點報道。我亦感謝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提到香港市民日後前往海外旅遊時應關注的事項。我認為《時代周刊》十分點題。香港人一直習慣生活

在一個極之安全的環境，加上香港是一個態度非常溫和的城市，因此，今次事件對香港人來說實在非常震撼。事實上，世界越來越危險，不論是天災或人禍，大家必須多加關注在出外旅行時應有的態度，包括選擇旅遊地點，以及在預防、應變和補救方面的措施。我相信旅遊界亦會盡量配合政府制訂有關的政策和措施，讓市民將來在這方面能及早在心理和生理上有所防備。

主席，容許我在此有少許保留。不少同事，甚至一些旅遊機構的負責人，也曾表示同意以黑色警示機制作為制裁手段，迫使菲律賓當局在調查方面與我們充分合作，並且在他們完成調查報告前不會取消有關警示。就這一點，我可以開宗明義地說，我絕對不是為了維護旅遊業界的利益而發表以下的看法。我純粹認為，即使我們.....我也非常贊同向香港市民發出適當的警戒或勸諭，告訴他們暫時不宜前往菲律賓旅遊。不過，如果我們以外遊警示機制，特別是黑色警示，作為一種手段來懲罰某個國家的處事方法，我認為這也許存在一個較大的問號。

眾所周知，我們的外遊警示有一套客觀的標準，包括考慮到事件的性質、持續性，以及是否針對遊客。現時，沒有任何國家受黑色外遊警示限制。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其他地方，例如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等地方是否較菲律賓更為危險？為甚麼我們沒有發出黑色警示呢？我們在處事方面似乎未能貫徹始終，又或因為我們過於針對某一事件，所以便馬上作出回應而沒有考慮到整個制度本身的 **integrity**(完整性)、持續性和邏輯性。究竟當中有沒有任何矛盾和前後不符的地方呢？我認為，長遠來說，如果我們希望這個制度能夠更具效率，更為市民所接受，以及有一個公開和透明的機制來評估某個地方的話，我們便不適宜以發出警示作為一種懲罰的手段。我同意政府有需要在某程度上表達我們的不滿。很多同事或傳媒均提到，在今次事件上，不論是事前、中段或事後等各方面的措施有很多不足之處，完全未能符合香港人的水準和專業要求，對此我深表贊同。不過，我始終認為，我們必須小心運用黑色外遊警示。

我想特別指出，有些保險條文，原本可能想幫人，但卻變為害人。一旦發出黑色外遊警示，如果某些人需要到海外做生意，又或好像我們般要到菲律賓探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些旅遊保險的條文往往會令我們吃虧。例如在今次康泰旅行團事件中，很多團友的保單訂有一項條文，就是如果自我暴露於非必要的危險，便不受保。究竟這是甚麼意思呢？我相信會引起很多爭拗。眾所周知，倘若訂明有關的保險條文，很多時候會出現一個後遺症，就是當有事情發生

時，尤其是嚴重事故，到最後是否受保，可能會有事後工作要跟進。幸運地，今次有關的保險公司對此並無作出任何留難，但此點實在值得我們注意。我們亦留意到，有關保單同時訂明，阿富汗、古巴、剛果、伊朗、伊拉克、利比利亞、蘇丹和敘利亞等地方，全部均不受保。然而，上述眾多的國家當中，暫時沒有一個被列入我們的黑色警示名單內。我認為，長遠來說，我們必須小心處理這種未能貫徹始終的做法。

主席，最後我想提一提，死者已矣，我們當然十分難過，但更重要的是，現在有沒有香港市民——活生生的香港居民——仍在這個國家中蒙受一些不公平的對待。我特別想指出張泰安先生事件。張泰安先生和另外兩位香港市民在菲律賓已被拘禁超過10年，但審訊尚未完結。不論他們究竟有沒有做過被指控的事情，以我們的標準來說，10年仍然未有任何判決結果，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我希望保安局能就這方面盡一點責任，照顧所有在菲律賓或其他地方的香港市民，當他們受到不公平對待時，向他們提供協助。

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在今次挾持人質的慘劇中，8名香港人被殺，留下3個破碎的家庭。我在此希望死難者能夠安息，更希望倖存者能夠堅強面對。

人質被殺的整個過程差不多在電視上直播，讓香港人目睹一個貪腐無能的警隊原來可以這樣禍害平民。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不單菲律賓平民每天身受其害，連暫留在當地旅遊的香港人也會同樣受害。其實，今次的兇手不是一名有組織的恐怖活動分子，跟菲律賓南部的阿布薩耶夫組織並無關係。他只是一名被革職的警員而已。相對而言，今次挾持人質事件其實應可透過談判或小型的武裝行動解決，但最後竟然以人質被殺收場，令看到直播的香港人感到非常疑惑和憤怒。主席，這事件其實可分為4個層次。第一，當然是調查。為何一宗相對上不難化解的挾持人質事件竟然以悲劇收場？我在此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派員參與調查和搜證工作，藉以還死難者一個公道。

第二，我們必須向死難者家屬和傷者提供足夠的支援，尤其是傷者，我們一定要幫助他們，直至他們完全康復為止。

第三，我們必須防止排外的情緒在香港蔓延。主席，最近在菲僑羣組之間有一個虛假消息的短訊傳出，指有家庭傭工在某地區受襲，

令他們人心惶惶。甚至連一些平時支援他們的社工，也收到這些虛假的短訊。我上星期乘坐港鐵，當時車廂內其實不是很擠迫，但一名拿着大包小包的菲傭看到我沒有座位時，竟然誠惶誠恐地堅持要讓座給我。這實在令人十分傷感，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裏，不同族羣應該和平相處、互相信任，但現時社會上的氣氛竟然令部分菲籍人士覺得人身安全並無保障。如果這種情緒繼續蔓延，對我們社會的和諧絕對沒有好處。因此，我懇請那些因慘案而感到憤怒的香港市民緊記，千萬不要向弱者開刀。我尤其懇請當局在檢討外傭薪酬時，一定要以公正、客觀的經濟數據為基礎，千萬不能利用現在香港人對這宗不幸、不正義事件的悲傷和憤怒，作為欺壓外傭的工具。

最後，主席，我們必須汲取今天的教訓，盡快確立一套港人在外地遇險時的應變機制。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的事發當天曾致電菲律賓總統，但未有獲得即時回應。其實，特首致電菲律賓總統是保護香港市民安全的責任所在，正正是他的職權範圍。不過，當這件事情公布後，竟然引起一場關於港府是否懂得外交禮儀，是否越權越位，甚至成為對年輕學者個人批評攻擊的爭議，實在令人非常遺憾。我在此多謝沈旭暉博士提出次主權這個觀點，支持特首在緊急時主動直接聯絡外國元首。一如我剛才所說，我覺得這是特首的職責所在。至於菲律賓方面未有即時回應，其實正正顯示了特區政府應盡快跟鄰近地區政府進行磋商，以確立一套應變程序。

其實，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中，確實訂明香港可以在經濟、貿易、金融、旅遊、文化、體育等範圍內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或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其實，在《基本法》第七章至第一百五十七條也清楚訂明，在對外事務方面，香港可以有多少空間、權力和職責。除了《基本法》第七章給予我們這些空間外，香港跟菲律賓及其他亞太地區其實都是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大家的成員身份是對等的。我們跟菲律賓訂有刑事司法互助協議，而香港亦有長期參與國際警務合作。這些國際合作的慣例和對外事務其實存在已久，證明香港可以有更主動和積極的空間，在緊急時啟動一些程序及機制，以確保香港市民在外地遇險時的安全。

因此，我希望各界千萬不要因為次主權這字眼敏感，便立即縛手縛腳，不敢拓展我們的對外事務和關係。事實上，特首現正訪問俄羅斯，他昨天已跟總統梅德韋傑夫會面。董建華先生也曾跟法國總統希拉克會面，所以這些對外事務可以被歸類為次主權，實在是存在已久。主席，事實上，這次慘劇並無國界種族之分，只是善良無辜的人



在沒有公義的社會中受害。我希望香港人今次除了給予受害者及其家屬無盡的關懷外，在對外事務及全球化的議題上亦應有更多及更深刻的認識。多謝主席。

**方剛議員：**主席，香港旅行團在菲律賓馬尼拉遭槍手挾持，造成8死3重傷的不幸事件。由於當天電視全程直播，大部分香港人均有如親眼目睹，所以，事件令我們非常悲痛。上星期日，在維多利亞公園三十多度的烈日之下，8萬香港人鴉雀無聲的默哀，相信很能夠反映出香港人普遍的心聲。因此，今天的議案所提出的4項要求，我是絕對支持的，劉健儀議員剛才亦已經表達了我們自由黨的立場。

要求菲律賓政府就今次事件還死傷者一個真相，是一定要做的。但是，死者已矣，正如梁太昨天透過方醫生表達的，大家也要堅強地重新上路，恢復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今次的慘劇只是單一事件，不會演變為“種族情仇”，甚至導致菲律賓內部的政治角力。

香港有二十多萬名菲律賓傭工，其實，他們也是菲律賓國力疲弱的受害者，因為國家經濟不景，才要到外地工作。慘劇之後，是有個別解僱及不續約的個案，但相信均是特殊情況及正常的。至於大家對菲律賓現任總統亞奎諾三世的批評，我認為已經足夠了，希望大家體諒他只是上任了兩個月，便發生今次事件。我反而希望，今次事件能夠給予他們現任政府有更大的支持理據，去整肅貪污及提升治安能力。

我個人認為，香港怎樣善後，以及我們從今次事件中汲取了甚麼經驗，反而更重要。

首先，今次事件讓我們看到，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以及精銳的紀律部隊及優良的醫療人員的重要性。我們特區政府今次的反應，尤其是警隊的表現，與菲律賓比較之下，可謂“高低立竿見影”。其實，這些並非自然發生的，香港推行“高薪養廉”數十年，才能夠培養出今天我們的廉潔及高效的政府。

但是，對於我們政府的施政，紀律部隊的表現，近年均有許多批評，尤其是警隊方面，因為遊行、示威、抗爭增加了，人權被無限提升，因此對警隊構成很大的壓力。所以，我想借今天的機會，表揚香港的紀律部隊，你們的質素及表現，均令香港人十分自豪。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着重紀律部隊的裝備和培訓，讓香港能夠繼續保持這份自豪，以及安心定居。

其次，香港今次能夠這麼快知道馬尼拉發生香港旅行團被挾持，全靠領隊謝廷駿的機警和勇敢，我在此向他致敬。但是，今次事件亦反映出，香港人由於長期生活在治安較好的環境，對外面一些國家的治安情況，例如有很多國家槍械泛濫、治安環境不太理想等，也未必瞭解。因此，我希望旅遊業能夠為帶出境旅遊的領隊提供培訓，包括外國的政治、治安情況的介紹，危急應變及處理的培訓。

最後，我想多謝有份參與今次慘劇報道的傳媒，因為你們敬業樂業的精神，在非常危險的環境下，為我們報道了整件慘劇的過程，以及事後的報道，亦能夠尊重死傷者家人，沒有“死纏爛打”地搶報新聞。但是，由報道看到，其實現場是相當危險的，香港很少記者擁有戰地採訪的經驗，加上近期在數宗國際暴亂當中，均有國際記者傷亡。因此，我亦希望香港警方，能夠為傳媒方面提供一些自我保護的培訓。

今次事件，不單是8條人命的損失，而是多個家庭的破碎，我衷心希望政府能夠提供合適的長期支援，更希望在生者能夠勇敢地面對今後的生活。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張文光議員：**主席，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因菲律賓政府和菲律賓警方處理不當，導致8死7傷的慘劇。在營救過程中，香港人從電視目睹整個過程，心情如坐過山車般，感到震驚、悲憤和傷心。直至今日，香港人仍然憤憤不平，仍然強烈要求菲律賓政府，接納特區政府專家代表參與事件的調查工作，得出一個公正、獨立、專業和全面的報告，道歉賠償，還死傷者和香港人一個公道。

星期日，香港有8萬市民參加立法會跨黨派的遊行，黑衣有如人心悲慟，白衣有如沉冤待雪，黃絲帶正是一個獨立公正、專業全面調查的強烈希望。遊行全程靜默，沒有口號，但這並不表示香港人會讓菲律賓政府在靜默中推卸責任，在無聲中放棄為死傷者尋求公道。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對菲律賓作黑色外遊警示，因為菲律賓政府在挾持事件中，沒有盡力保護香港人的生命安全，香港人對菲律賓政府的愚昧魯莽的作為極為不滿，這個時期前往菲律賓實在不快樂，能不去便不去，更希望中央政府能夠支持特區政府，繼續終止中國人到菲律賓旅遊，直至菲律賓政府交出一份獨立公正、專業全面的調查為止。

在菲律賓人質事件中，香港人包括教育界非常關心4位同學，當中有李國寶中學的梁頌學和梁頌儀，而梁頌儀更在悲劇中不幸離世，梁頌學也因腦部受傷仍未脫離危險時期。全港市民也關心他的傷勢和健康，我們希望他能在主診醫生的幫助下，安全度過生命中最大的難關，能與母親梁太一同生活下去，用堅強和勇氣告慰勇敢的父親、姊姊和妹妹，在梁頌學身上，的確寄託着香港人和教育界的希望和祝福。

還有兩位同學，便是在慘劇中失去雙親的汪綽瑤和汪政逸，雖然他們暫時未能上課，但得到荃灣官立中學校長和師生的特別關懷，包括有同學為他們代抄筆記和影印資料，甚至有15位老友學習情緒輔導技巧等待他們返校，用最大的誠意和努力幫助他們度過難關。當中，校長師生的努力，是一次極為真摯的公民教育課，讓全港市民看到慘劇背後還有香港人的溫情和學校的支援，這是災難之後香港人團結和深情的體現，亦是香港教育的成功。

但是，悲劇總要過去，香港人亦不能永遠傷心。正如受傷害至深的梁太，面對香港人的關懷和祝福，昨天作出堅強而冷靜的回應，她說不希望見到大家再為他們傷心流淚，並鼓勵大家一起堅強起來，回復正常的生活。梁太的說話同樣適用於香港人和傳媒對受傷和受害同學的關心。我希望慘劇過後，悲傷過後，祝福過後，能讓受傷害的同學有一個寧靜的環境和學習空間。他們已承受喪失親人之痛，他們已在慘劇中受盡折磨，他們未來的生活和學業均蒙受極大的變故和影響。如果我們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下，給他們一個有溫暖關懷而又不受干擾的環境，是極為重要的療傷歷程。就我所知，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和學校三方，亦會全力以赴給他們悉心的照顧，希望他們能在社會的默默支援下過新的生活。

從今次人質的悲劇，我們看到菲律賓政府的無能和失責，但悲劇是錯在政府，而不是人民。在過去一星期，香港人的悲憤和不滿只是聚焦於菲律賓政府，只是要求有獨立公正的調查，只是要求有錯失的話便要道歉賠償，但香港人完全明白，不應把仇恨放在本港的菲律賓人身上。其實，在星期日的遊行中，8萬香港人並沒有這樣做，8萬香港人的和平理性體現了香港人即使面臨災難，仍有高尚的情操，連同當天有菲律賓人參與的中環集會，我們也看到人類面對野蠻愚昧的殘殺，是不分中國、不分菲律賓，其悲情和傷痛也是一致的，我們均是人類，人性、人道和人情，不分國籍，四海同悲。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哀悼受害者，慰問倖存者，鼓勵他們堅強生活，香港、香港人永遠站在他們身邊。

**梁耀忠議員：**主席，到了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總會有生離死別的親身經歷，但突如其來的集體被殺慘案卻又是另一回事。因此，香港市民對於今次菲律賓人質慘劇有如此大的悲憤和回響，我相信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在過去個多星期中，悲痛、憤怒，我們亦已一一表達；在此，我更希望重申的是，我們在悲憤的同時，亦要反思今次慘劇中值得我們深思和考慮的地方。

在今次人質慘劇中，無疑到了今天，我仍然難以釋懷的是，有8名香港市民無辜送命、有數個大好家庭因而破碎，而這些家庭生還者所面對的困難，更是我們這些局外人難以想像的。正如最近一齣講述地震災難的電影中的一句對白：“沒了才知道甚麼是沒了！”。不過，主席，在沉痛悲傷之餘，我亦從這羣遇難者中看到人性的光輝，值得我們在今天的討論中說一說。

在今次人質事件中的遇難者，有數位值得全香港市民向他們致敬：

首先，是事件中的英勇領隊謝廷駿。根據所有團員的憶述，他是一位非常負責任的領隊，他不但在遇事的時候冷靜地偷偷打電話回香港報告旅行團出事，更在整個人質事件中無懼危難不斷照顧團友，但很不幸，他最終亦無辜送命，為工作而犧牲。今天晚上，謝廷駿工作的旅行社將會舉辦追思會，我覺得這個追思會是值得市民參與，一起悼念這位緊守崗位的救人英雄。

這位領隊確實值得所有香港市民追思。事實上，他跟大家一樣，只是一位普通市民，我相信他從沒想過當旅行團領隊會面對類似的人質危機事件；但很奇怪的是，人性的光輝往往就在這些緊急關頭顯現出來，這是絕對值得我們加以表揚和紀念的。

第二位我十分欣賞的，便是梁太。梁太親歷她的丈夫和兩名女兒慘死在旅遊巴中，而唯一生還的兒子現時仍然在深切治療部與死神搏鬥，但梁太仍然表現出她堅強和積極的一面，反過來由她發表聲明勉勵香港市民不要再為她們一家傷心流淚，鼓勵我們要堅強地回復正常生活。

對於梁太的說話，我相信每位香港市民聽到之後皆會明白到世事無常、人間有情。我相信香港市民不但會繼續關懷梁太一家的情況，更會感激梁太對香港人的勉勵。

第三位我認為必須點名說一說的，便是李滢銓，即數天前在報章撰文講述整件事過程的其中一位倖存者。她不但很有條不紊地讓香港市民知道整件事的發生經過，令我們有深刻的印象。她並告訴我們菲律賓政府和警方當時是何等無能，以及何等錯誤地處理這次事件。然而，她很清楚指出，事件的源頭是在於菲律賓政府的制度，與菲律賓人民無關，我們要重視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不應把在香港的菲律賓女傭視為出氣對象。

事實上，今次人質慘劇絕對不是好像日前中國駐菲大使館發言人所說般，只是個別事件，我們從整個人質事件的處理過程可以清楚看到，慘劇原本是絕對可以避免的，問題是出於菲律賓不文明、不健全的政治體制，導致這次慘劇。

近日，從各方面的消息均可看到，不滿菲律賓總統、政府以至警方處理今次事件的，除了香港市民外，亦包括菲律賓人民。因此，我們看到菲律賓傳媒不斷揭露菲律賓當局處理今次危機的馬虎和無能；當地傳媒揭露的資料不但讓我們更清楚瞭解真相，也讓當地人民知道真相，繼而提出改革他們政治體制的希望。我覺得我們應該支持當地人民這樣做。

事實上，主席，一個不文明的政府、不公義的政治體制，影響的不只是有關國家地區的人民，更會影響其他國家地區人民的切身利益。所以，人權、公義確實是無國界的，從今次慘劇更進一步令我們瞭解和明白到，推動國際社會加強人權保障是至為重要的。

主席，我希望沉痛悲憤過後，我們能夠看到真相，更能夠推動國際社會努力邁向公義、和平及平等的方向。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國謙議員：**主席，在今次菲律賓發生挾持人質事件的時候，我正在北京列席人大常委會的會議，中央電視台第九頻道直播了整件事。香港市民亦透過本港電視台，目睹同胞在馬尼拉慘遭殺害，悲憤萬分之時，內地的民眾同樣感到悲痛。特區政府位於西城區的駐京辦事處，下半旗向死難者致哀，不少路過的北京市民也停下步伐，無語歎息。

挾持人質的槍手，開始時目的並不在於殺人，而在於提出自己復職的訴求，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談判基礎，事件大有機會透過談判解決，但最終卻是流血收場，傷亡慘重。事件的結局完全是不合邏輯，

疑點重重，8名香港市民死得不明不白，特區政府必須全力尋找真相，還死者一個公道。只要有證據證明菲律賓當局有需要為營救行動的失敗負上責任，特區政府便必須追究到底，要求菲律賓當局向死者家屬及傷者公開道歉和賠償。一名日本國會議員曾經說過：“沒有道歉的賠償是不道德的，沒有賠償的道歉是虛偽的。”我們既要求道歉，亦要求賠償，菲律賓當局必須滿足這兩項要求，缺一不可。

香港人從來都不是恐怖活動的襲擊目標，但很多恐怖活動的受害者，往往是因為陰差陽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因而平白無端地成為了恐怖活動的受害者。今次香港遊客在菲律賓遇害，明顯是一宗偶發的事件。隨着香港市民外遊日益頻繁，特區政府應該汲取今次事件的慘痛教訓，制訂應變機制，假如日後遇上類似事件，便可以作出更有效率的應對。

在2008年，中國政府為內地居民制訂了一套出境旅遊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我認為是很值得特區政府參考的。這個應急機制的內容大致是：根據事發地點、性質、規模及影響，將出境旅遊的突發事件，按照嚴重程度分為4級。第一級為“特別重大”，由國務院成立涉外突發事件應急總指揮部處理。第二級及第三級分別為“重大”及“較大”，由外交部及國家旅遊局組成應急小組聯手處理。第四級為“一般”，由國家旅遊局自行處理。

特區政府可以參考這個分級制度，為本港居民制訂一套出境旅遊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對於一些事態較輕、在特區政府權限範圍內可以處理的事件，便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對於一些事態較嚴重或極為嚴重、並非特區政府權限範圍內可以處理的事件，可以透過外交部甚至更高層次去處理。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也可以考慮擴大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功能，在可能範圍內，為在海外遇到事故的港人提供協助。

今次的事件突出了特區政府在處理涉外事件的時候，角色存在局限。因此，近日有人提出所謂“次主權”的問題——剛才我亦聽到有議員提及到——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向中央要求授權，以處理一些以往因為權限問題而無法處理的涉外事件。對於這個觀點，我並不認同，因為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根本沒有所謂“次主權”這回事。根據《基本法》，香港只享有外事權而沒有外交權。所謂外事權，《基本法》清楚列明是指中央政府依法授予地方政府與外國進行經濟、科技、文化、體育、外貿等方面的合作與交流的權利。外交權屬政治性事務，行使的主體是主權國家，代表的是國家利益。根據我

國憲法，外交權是由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行使。我國有明確的權力行使架構，我們不應去模糊這個架構。事實上，我國有強大及經驗豐富的外交班子，遇上重大的涉外事情，透過外交部進行處理，相信比香港以特區身份去處理，會來得更有效。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國麟議員：**主席，今次馬尼拉挾持人質事件，菲律賓政府使用一些不合理及不恰當的手法處理。很明顯，這凸顯了該國政府的無能、無知之餘，亦對生命的尊重存疑。我相信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絕對需要尊重人的生命，不應那麼草率處理今次事件。當然，近期有一種說法，指菲律賓當地因為某些原因，警隊擔心政府的肅貪工作，所以故意放軟手腳處理此事，用以教訓新政府。如果情況屬實，當中的政治或內部鬥爭，只是該國的事，我們沒有任何意向說三道四。但是，如果因此傷及無辜，尤其是外國遊客，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請不要忘記，菲律賓本身是一個國家，香港是一個地方，香港人到當地旅遊，當地國家實在有責任保護外國遊客的安全。因為這些原因而發生這件事，令我們有無辜傷亡，我相信菲律賓絕對應該負全責。當然，我相信現時大家對這事件感到非常憤怒之餘，其實，特區政府亦有責任透過不同的渠道，甚至適當的外交手段，促請菲律賓政府對整件事件作公平、公正及公開的交代，也要還香港的死難者一個公道。

現時大家表示，我們要急切處理例如調查報告、驗屍的程序、搜證等方面的事宜，希望事件真相可盡快浮現；但不要忘记我們的受害者，包括倖存者及死者，我們對他們同情及悲痛之餘，還有一項要注意，便是在報告中盡快作交代；同時對於現時的倖存者，如果受傷的便應盡快幫助他們康復。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但是，不要忘记這些倖存者要面對將來人生的一大段路途，我們應怎樣支持他們呢？我希望香港特區政府，不要只有3分鐘熱度，說現時已做了很多工夫。但是，接着怎麼走、接着的10年、20年、30年又怎麼走呢？這是要小心處理的。

我們有一位同事，亦是其中一位倖存者 —— 一位護士朋友(即傅太曾懿麗女士)。她救了一名小朋友，又帶了自己兩名小朋友離開現場，但她目睹自己丈夫受害。回到香港，她又如何呢？當然，我們做了很多工夫。我們看到她發揮了護士的天職 —— 扶傷、救死，可以很勇敢地做到這些工作，拯救到一些人。如果我們對她嘉許或獎勵，當然是好事，但之後如何支持她呢？這是很重要的，我希望特區政府

就這件事件成立專責小組，長期跟進這羣倖存者的日常生活及其他方面的支援，並每年到立法會詳細交代特區政府做了甚麼工作來支持他們，讓他們可以站起來繼續正常向前走。當然，我們會利用公帑，而公帑也應合理使用，但我們並非希望很情緒化地一窩蜂向他們提供很多不同支援。但是，長期來看，這是不幸事件，是沒有人想發生的，我相信香港人也有共同的承擔，同意運用適當數額的公帑為這些倖存者作出長期支援。

因此，我很希望特區政府能考慮這個建議，定期到立法會交代，讓我們每年清楚知道他們的進度，以及他們可否較正常及健康地生活下去！謝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8月23日，香港旅行團在馬尼拉被挾持的事件，導致8死7傷。主席，我代表公民黨對死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對傷者及家屬表示深切的慰問。

主席，這次事件能牽動香港人的心靈，不單因為我們在電視上目擊差不多整個過程，而且我們看到馬尼拉警方沒有裝備，沒有計劃，他們整個行動過程是導致最終發生慘劇的重大因素。那個救援的過程，或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個多小時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地在刺激槍手門多薩。

主席，我事後看到報章的報道，在最後的1小時，即是6時多至7時多的時候，兩個馬尼拉的傳媒人士與門多薩的通話。我見到他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內，發出了差不多10次警告，即門多薩警告馬尼拉警方。但是，我們看到是不斷地刺激門多薩，對警告完全是無動於中；甚至那名司機有機會通話的時候，他告訴大家，他們正在觀看電視頻道，但這也沒有令警方意識到，其實在電視上看到所發生的事情，是會刺激門多薩的。

此外，事後我們不單看到菲律賓總統方面的表現，也看到菲律賓事後的處理，竟然把旅遊巴士成為一個旅遊景點，看到有許多人在肇事巴士前笑着拍照，沒有妥善的安排。此外，我又看到馬尼拉容許當地傳媒拍攝棺木中死者的遺容。這些事件都令到香港人非常憤怒，因此主席，我除了要求特區政府能夠參與最後的全面調查外，我也曾寫信給特首。前些時我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也作出要求，便是特區政府必須向馬尼拉政府要求正式的道歉，以及要求他們在事發地點豎



立紀念碑，紀念這次事件，警惕我們的後人，萬一再發生同類事件，應該怎樣才可以妥善處理。

主席，我相信對於家屬及傷者的照顧，政府在多方面都會做得到，我亦看到有關喪禮及葬禮方面的安排，還可能有適當的嘉許等，我相信政府一定會作考慮。此外，將來在教育、醫療各方面福利的照顧，我相信特區政府也會跟進。我相信各黨派的立法會議員也會跟進。

主席，此外，我想特別談論，剛才葉國謙議員代表民建聯發言的時候提及有關次主權的爭拗。他提及並沒有所謂的次主權，主權便是主權。主席，我相信這件事不是一個名詞上的爭拗，而是如果不幸有同類事件發生的時候，第一時間可以做甚麼呢？因為今次挾持人質事件長達11小時之久，我知道特首曾致電給菲律賓總統，也知道在外交事務方面，也是有支持的，但除了這方面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這也是事後需要檢討的。我們也看到報章和互聯網上有許多爭拗，關於今次特首致電的做法是否正確，我想代表公民黨清楚表達，我們非常支持特首打這通電話。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釐清一點，如果這些事情又不幸再發生的話，第一時間內，我們特區可以做甚麼呢？例如警方與警方之間，香港的警方，是否可以與菲律賓警方第一時間有互相的安排呢？保安局方面，是否可以與菲律賓方面做得到呢？我們事後見到菲律賓的報道，原來菲律賓方面，當天除了 **Special Action Force**，還有一個名為 **Super SWAT** 的部隊，其實都是可以出動的。但是，由於當時的安排或是他們的內鬥而沒有出動。如果香港可以早一些介入，香港方面的談判專家，或是警方的專家，對於反恐事件或挾持人質的事件，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是否可以作出協助呢？

主席，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與中央政府考慮及商量，看看是否可以在國際層面上做得更多，因為我們香港悲痛之餘，也知道這些事件並非單單發生在香港人身上。其實我們看到前一天在馬尼拉也有同類的事件發生，巴西里約熱內盧也有同類的事件，俄羅斯也有同類事件，這類事件經常在其他地區發生。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我看到有一些討論，說今次致電的做法不對，或這些不應該名為次主權，但人命關天，我相信這些授權的事情是可以預先做，或是事後做，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與中央政府商討，在國際層面理順大家可以做的事情，避免將來發生同類事件。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劉健儀議員的議案。

首先，我對死難者致以沉重的悼念，以及向他們的家人致以深切的慰問，希望傷者可以盡快復原，正如梁太昨天所說，大家也恢復正常的生活。

主席，今次的事件，不單香港人非常關注，在國際上也非常哄動，所以我很希望馬尼拉政府會很審慎地處理這件事。一些人說香港針對它，這其實並非問題所在，主席，而是因為香港有那麼多人送命和受傷，以及大家也從電視看到他們的處理是不恰當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當局可以加入調查。正如我在上星期四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所說，主席，如果我們不能調查——現在菲律賓當局表示我們到了菲律賓後，當地警方會協助我們取證。但是，如果香港政府日後的報告，跟馬尼拉方面的報告，結論是南轅北轍的話，我相信在香港是會引起哄動的，主席，我們不想看到這情況。

問題在於，大家擔心的是馬尼拉政府會否真正進行公正、公平、準確和有公信力的調查。今天報章又披露，連棺木上的名字也弄錯，在國際上也引起討論，還以為是把屍體錯運了來港。大家是很着緊地看着每一件事，對於它竟做出這種事，實在令人失去信心。

主席，我明白主權是非常敏感的，但如果你有主權——其實，我們大家讀國際關係也知道，最終的權力是甚麼？便是你可以放棄自己的主權，去到那個位置。所以，如果我是主權國，我容許你做便可以了，這裏說的是中央政府。但是，我們當然亦要知道馬尼拉政府是否接受。現在數位局長也在席，這是最好的了。正如剛才多位議員所說，現在很多市民經常出外，不論是工作或遊玩，所以我們期望當他們在外地出事時，香港特區當局有能力迅速地協助他們脫離險境。

在這個過程中，中央當然有幫忙，但正如我們星期二會見李少光局長時所提出，是否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呢？在事情發生後，特區政府已立即致電北京，也致電馬尼拉和立即趕到現場，那麼，為甚麼仍要在下午4時致電亞奎諾總統呢？如果已經做了很多事，是否有一些地方是要香港和北京合作，或是香港自己可以多做工作呢？我覺得當局有責任解釋，在現時的情況下，怎樣跟中央討論可以做得更好。

當然，主席，很多人說當局這次做得很好，民調也指政府的民望上升了。由此看到，香港市民是非常公道的，如果他們覺得政府做得好，民望便升，但在一段長時間，這方面一直是下跌的。所以我希望

它不止是這件事做得好，其他方面也希望能做得較好。特區政府應該很清楚知道，市民是很公道的，如果政府能達成市民的要求，他們便會讚許。但是，無論在民主或民生的議題上，政府的民望也一直是下跌的。

我希望政府汲取了這次的教訓，可以在其他的項目盡量做好。我相信立法會今天的辯論，是全力支持特區當局的，但問題可能是做不到。一些市民說，如果當天在旅遊巴士內的不是中國人，又會怎樣呢？主席，我們無謂作太多猜測，但我們希望香港特區或中國，可以給國際社會一個很清楚的信息，如果有甚麼事發生在中國人身上，是會被追究和會有很嚴重後果的。

剛才很多同事也說，這件事讓我們看到生命很珍貴，這是很正確的。但是，主席，你和我也知道，即使在亞洲，很多地方也不是這樣，人命是較賤的。我們今次做得那麼好，可見市民的性命很矜貴，而法治、人權也是很寶貴的。我們不會輕率行事，事事也要很清楚地調查。所以剛才劉健儀議員說，菲律賓表示可以在10天內提交報告，我便嚇了一跳。警方現在仍在搜證，表示1個月內才能完成搜查，而它卻表示可在10天內提交報告，我們可看到誰輕率，誰嚴謹。這對於調查報告有否公信力，能否恢復香港人、菲律賓人和國際社會對馬尼拉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我很希望我們今天的辯論能給馬尼拉當局一個很清楚的信息，也希望特區當局要很用力地行事，把這個信息交出去，希望取得一個有公信力、獨立、公平的報告，否則便會後患無窮。

我謹此陳辭。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一直坐在會議廳內聽着多位議員發言，心情變得越來越沉重。我相信，大家本來已經稍為平復的心情亦變得越來越沉重，因為討論過程令我們想起很多片段。

當晚，我相信在座很多議員一直觀看電視直播。除了議員外，我相信全港市民也在觀看電視直播。我清楚記得，在電視台幾乎準備暫停直播，並恢復正常廣播的時候，突然傳出6響槍聲，不久我們便看到旅遊巴士司機跑出來。我們在電視上看到菲律賓電視台顯示出來的字幕。不知道是我眼花，還是我心裏一直不敢相信這個事實，因而影響

了視力，熒幕上有3個英文字，但我一直看不到最後一個。中文字幕已顯示全部人質被殺，但我花了很長時間也看不出最後那個英文字。我清楚記得，那位記者——她開始失控，聲音亦已抖震——複述那英文字幕的中文本的時候，大家都感到十分震驚，心情忐忑。最令人感到憤怒的是，我們看到那些警察“行兩步、退三步”、“行三步、退兩步”，拿着鐵鎚敲兩下，連鐵鎚都一度掉進車內。當然，作為市民，我們並不期望看到荷李活式一槍擊斃兇手的震撼場面，但我們看着如此笨拙的警察進行營救，並發現他們在過程中痛失多個機會。那些雜亂無章的部署和落伍的裝備，實在令每名香港市民感到氣憤。不過，我亦有反問自己——剛才有同事提過——上星期五，我在吃飯時翻開《時代周刊》，看到有關康泰旅遊巴的報道，我便忍不住流淚。那一刻，我讀過那篇文章後便思考：香港人究竟是不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活得太久，連警覺性也降低了？我相信市民在黑夜到來之前，都沒想過真的會發生槍殺事件。無論如何，令我們非常擔心的是，一個無能的政府和香港人對他們完全沒有信心的警察，將要調查真相。不單受害家庭，全香港市民，甚至全世界都應該知道真相。所以，我希望政府一定要積極爭取，查出這個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的真相。

剛才下午新聞報道，兩名到當地進行調查的警員在登機前被菲律賓政府扣留，真是令人怒火中燒。當局懷疑他們取走證物，其後發現，在他們的行李內搜出的彈殼只是樣品，並不是在現場取走的證物。菲律賓政府已經完成搜證工作，但當他們知道我們在搜證時發現彈殼時，便以為自己少做了某些工作。我覺得，整個菲律賓政府所做的工作，很難令我們對它有信心。無論如何，我希望特區政府全力爭取查出真相。事發至今已有10天，我相信現在是時候讓事件在我們的心中沉澱。在哀思和憤慨之餘，我們應讓目光向前，也應思考這事帶給我們的啟示。

其實，菲律賓政府的誠信，早已隨着亞奎諾三世的微笑和特種部隊的無能而破產。可是，“憤怒歸憤怒，不滿歸不滿”，我們應該小心處理這事，千萬不可將悲憤感情轉化成極端民族主義。我的辦事處收到一些電話，表示“黑色外遊警示”應該維持3年，甚至應永遠罷用菲傭。我們希望爭取每個機會，向市民作出解釋。上星期日，公民黨特地在菲律賓朋友經常聚集的地方，舉行一個簽名悼念儀式。當他們對我們說“I am sorry”的時候，我們彼此都帶着淚水，很多菲律賓人都感到非常心痛。我相信，他們來港工作之前，他們和家人每天在菲律賓都深受政府無能和警察貪污的影響，他們一直在受苦。所以，我相信香港市民更應體諒他們所受的痛苦。

今次事件展現了人性光輝，例如，我們有盡責的領隊和意圖制服槍手的梁先生。在遊行當天，香港人不分階層、不分種族，一同向死者致哀。香港人很溫柔，也十分包容，希望我們可以繼續互相扶持，度過這個難關。

剛才有同事討論過“黑色外遊警示”的問題，我認為，經過今次事件，我們有需要重新考慮或審視一些地方的危險程度。其實，這事件並非真正針對香港人，可能菲律賓一直以來都未必是個安全的地方，我們的警覺性亦很可能偏低。因此，我們有需要就有關國家列表重新作出考慮。

過去10天，我相信香港人永遠不會忘記一幅幅震撼人心的圖片和景象。其實，這事亦對我造成影響。現在，每逢看到旅遊巴，我便會想起令人傷痛的情景。我希望各位市民，特別是傷者或死者的家人，能夠一起繼續上路，互相支持。多謝主席。

**陳健波議員：**主席，8月23日晚上，我和廣大市民一樣，在電視機前目睹一幕幕令人傷心的場面。菲律賓特警隊竟然用極其原始的方法，企圖攻入載有被挾持人質的旅遊巴士，當時亦傳出人質被殺害的消息。當時，我相信廣大市民和我一樣，一時心情激動，一時又悲憤莫名。最後，槍手雖然中槍身亡，但卻有8名港人不幸遇難。

元兇雖然已被擊斃，但案件仍然充滿着疑問，這些疑問更可能是慘劇發生的導火線。為何菲律賓政府不肯做好談判工作？菲律賓警方有沒有想過拘捕槍手弟弟會刺激槍手動殺機？菲律賓政府為甚麼不派更精銳的部隊去拯救人質？中槍的港人有沒有因為遲遲未被救出而失救致死？正如行政長官所說，我們一定要追究到底，以還死者一個公道。

我明白市民看見港人在菲律賓慘死的心情，但我仍要提醒大家要保持冷靜，不要因為心中怒火而盲目針對菲律賓籍人士。我們要追究的是案件的元兇及導致人命傷亡的因由，而不是菲律賓人民。如果大家盲目地互相仇視下去，只會導致更多不幸事件發生。

社會上有聲音認為，香港政府應更主動介入事件。事實上，特區政府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在處理今次事件方面，做得相當好。據瞭解，大使館人員在事發後第一時間到場進行協調及聯絡工作，特區政府官員稍後亦趕到現場善後。我們要知道，菲律賓是個主權國，很多

事情都要透過外交途徑處理，並不是我們說要介入便可以介入。即使如此，善後工作一直進行得十分順利，特首和各位官員均表現得盡心盡力。目前，香港警方鑒證專家已前往菲律賓現場取證，8名遇難港人的遺體亦已送返本港。當局會進一步驗屍以確定死因，加上倖存者的口供，相信香港警方能夠有足夠證據，促使菲律賓當局交代事件的真相。

在今次事件中，保險公司迅速作出反應，派出兩名醫生及3名支援人員到菲律賓，其後亦派出兩架醫療專機，分別接送受重傷的易小玲及梁頌學返港，令他們得到更妥善的醫療照顧。此外，保險公司將已購買旅遊保險的團友的人身意外賠償，由港幣50萬元提升至港幣100萬元，這種彈性做法是值得我們鼓勵的。

在這事件中，我們再次看到人性的光輝。根據初步消息，在槍手打算開槍殺害坐近車頭的港人時，數名男士撲前企圖制止槍手，包括因為想保護家人而被殺的梁錦榮，而梁頌學的妹妹梁頌儀，據說亦因為冒險上前察看受傷的哥哥而被槍手殺害。此外，梁太見到丈夫倒下，一度想以死相隨，但當她想到連自己也死去的話，子女便沒有人照顧，梁太便強忍悲痛，告訴自己要堅強地活下去，當時在電視上看到這情況，我和太太也不禁流下淚來。

我在此衷心希望受傷的梁頌學能夠早日康復，相信梁先生和兩位女兒在天國得知他們能夠堅持下去，亦必然感到欣慰。此外，領隊謝廷駿亦盡忠職守至最後一刻，更成為一個犧牲者。事實上，在死亡的威脅下，他們仍然表現出人類高尚的情操，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最後，我要為其他倖存者打氣，希望大家勇敢面對將來。香港市民會永遠支持他們。

我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不會重複其他同事的發言。

第一，我最近看到的報道說怎樣才能找出真相？關於香港警方到菲律賓進行調查，該報道說我們的警方告訴傳媒，我們要透過菲律賓警方向當地證人提出問題。主席，我覺得這點是不可接受的。因為根據國際刑警協查的協議，現在我們是有兩宗案件正在調查中。香港警方是根據死因裁判官的命令，調查8名香港人在外遇害的案件，而菲

律賓的警方，或現在已轉為那個五人小組，即總統命令的五人小組，由司法部長出任主席，正在調查8名香港遊客在馬尼拉遇害的案件。

我方調查我們的案件，向當地證人提出問題，是只須菲律賓警方在場，而無須透過菲律賓警方提出。同樣，當菲律賓警方到香港詢問生還證人，亦無須透過香港警方提出問題，只須香港警方在場即可。所以，我希望政府澄清我們在這方面是否遇到任何的阻礙，抑或是一些資訊的發放不清晰呢？

主席，第二，現時菲律賓根據總統命令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由司法部長出任主席，成員包括內政部長、媒體協會的成員、律師協會的成員及華人代表，又委任了一名華人反暴力團體主席(洪玉華)作為成員，共5人。根據洪玉華對《東方早報》(菲律賓的一份報章)說，他們初步訂出3星期便可調查完畢，然後向外公布。根據主席司法部長所說，小組有可能：第一，邀請總統澄清和提供有關資料；第二，邀請一些公認為專家的人提供協助，以點出菲律賓警方和政府有否失誤，包括在談判期間的失誤。

主席，既然這個五人小組正在進行調查，我其中的一項建議是希望家屬或我們的政府，可以考慮爭取跟這個五人小組見面，提出我們能想到的全面而立體的質詢，以作紀錄。如果我們提出質詢，可能是100項質詢，而最後它的報告能否解答有關的問題，包括一些很仔細的問題或一些事實，我覺得這有助我們施加壓力，而且有可能得到較為公平、合理及令人信服的結果。關於向五人小組提出質詢，當然，最後決定權在於五人小組。

第二，我們的保安局局長曾說，或許香港的死因裁判庭可以開庭。當然，現在權力是在死因裁判官方面。但是，如果死因裁判官真的要開庭，而又希望有一個較合理公平的程序對待所有各方的人，便意味着整個菲律賓馬尼拉發生的事件內的所有證人，不單是提供書面證供，而且要親身前來香港接受法官和家屬代表律師的盤問。我真的希望有這樣的一天，但我很擔心有否這樣的一天。

如果我方死因裁判官真的下令開庭的話，我希望香港政府、中央政府全力施加任何壓力，令我剛才所說的所有證人，可能包括當地所有有關的特警、所有有關的支援人員、驗屍官、市長、副市長、旅遊巴士司機、送飯盒的人士及當地導遊等，全部前來香港接受死因裁判官及家屬代表律師的盤問，以便在香港的體制內，作出令我們較為信服的一項裁決。

據我初步理解，菲律賓總統委任的五人小組是由他們自己盤問，家屬或家屬的代表律師是無權盤問的，是小組主動查出真相。如果香港死因裁判庭真的開庭，那麼相對於菲律賓的五人小組，究竟哪一方能有較令人信服的結論，是不言而喻的。

主席，我簡單說一說，菲律賓國會將會另行作出調查。據我初步理解，一些菲律賓國會議員似乎認為，如果香港的有關家屬或一些香港人有意提出一些質詢，從而令菲律賓國會能更全面而立體地質詢其政府，以及調查其政府的責任和事件的經過，他們是很希望香港的有關家屬、政府或其他擁有資料的相關人士，可以向他們提出。在這方面，民主黨也會很積極地做一些聯絡工夫。

最後，我覺得特首曾蔭權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我對有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質疑這個程序，表示憤怒。

**馮檢基議員：**主席，對香港人而言，每一天也是一個平凡的日子，包括8月23日。這個日子是夏季暑假的尾聲，是很多香港人旅遊旺季的尾聲。很多人乘着這部旅遊尾班車，希望能夠在營役忙碌的生活中有些空閒時間舒展一下，即使我們的子女、學生也希望能夠走萬里路，擴闊視野。這個平凡的日子正是香港人的生活寫照。

然而，平凡的日子竟然是某些香港人的噩夢。二十一名香港人在這一天度過猶如煉獄的生活，最後以流血悲劇收場。八條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生命，在一念之間被摧毀。這突如其來的橫禍，我們不能接受，亦無法理解。那一天，很多香港人哭了，慨歎世事無常荒謬。

當天早上，一名被革職的菲律賓警員以香港旅客作為人質，將他們挾持在旅遊巴士上，與當局討價還價，希望還自己清白。新聞報道傳來直播畫面，令本來生於和平安定、遠離亂局的香港人感到非常驚訝。從初期形勢來看，持續談判和釋放部分老弱人質的舉動，再加上菲律賓警方的樂觀態度，氣氛輕鬆得令人感到奇怪，我們也認為事件最後會圓滿解決。

但是，入夜後事態急轉直下，平靜的兇徒突然變得冷酷，黑夜中傳來槍聲，我們感到驚恐，並擔心車上的香港人究竟怎樣呢？然後司機逃走出來，說全部人質被殺，那一刻在電視機前看着直播的香港人，很多事情想去做卻無法做，心裏希望這個不是事實，等待奇蹟出現。



可是，眼見菲律賓警方處事緩慢、進退失據，突擊行動顯得手忙腳亂、拉牛上樹，我們真的忍受不了，並質疑為何會是這樣的呢？無奈地，我們只能坐在電視機前等待，等待他們多做些甚麼，希望奇蹟出現。直至最後證實兇徒被擊斃，有香港人被殺，人質一個一個被救出來或擡出來時，我們仍然希望人質未死，只是受傷而已，我們仍希望有奇蹟出現。最後，我們知道有8名香港人無辜被殺，香港人感到沉痛不已，很多人都哭了。

隨着流血事件落幕，但那種悼念和悲痛，以及還有一連串疑問仍未結束。

我與民協強烈譴責兇徒的暴行，濫殺無辜，是罪大惡極的。我們也慨歎，原來人可以為了自己，為了討回自己的公道，竟可以極端至如此醜陋和邪惡的地步。兇徒為求個人榮譽清白，竟以挾持的人質作賭注，最後更用8條無辜生命來陪葬。兇徒如此摧殘他人的生命，製造人間的生離死別，我們絕對不能接受。香港人厭惡暴力，抗拒以暴易暴；香港人愛好和平，誓必以理性和平手段來爭取及伸張公義。這是香港人對暴行“強而有力”的回應，我們絕不與之為伍。

星期日，數以萬計市民走在街上，以無聲和平的手法，表達我們的哀悼和強烈譴責暴行，正好告訴世人，這是香港人熱愛理性和平的又一明證。我們不耻暴徒的殘酷手段，我們更絕不會把這個人手段加諸菲律賓人身上，我們所針對的只是暴徒的惡行和菲律賓當局的處事不當。

至於慘劇發生經過，以至菲律賓當局的失當處理手法，民協要求必須徹查，追究責任。當然，慘劇發生已超過1星期，出現了很多不同說法，似是疑非，疑幻似真。因此，我們要求政府嚴正要求菲律賓政府盡快就事件進行全面而仔細的研究，並要交出一份公認為達到專業水平的調查結果，而不是草草道歉，馬虎了事。我們希望香港警方的介入，能令菲律賓全面配合，讓這慘劇的事實能和盤托出。主席，對於這項工作，我們絕不能夠等待奇蹟出現，這是不必要的奇蹟，我們要的是事實。

民協希望當局能夠查明數個問題：第一，在整件事的發生過程中，菲律賓政府所採取的策略和部署為何，他們如何貫徹我們以人質安全作為首要考慮的要求；第二，警方與槍手談判的過程為何；為何菲律賓政府沒有答應槍手要求，以換取人質安全獲釋；第三，槍手為

何無故發難，究竟這是否涉及警方的策略和刺激行動；第四，為何強攻多時卻又未能破門而入救人呢？

主席，我想提述兩名人士。我覺得梁錦榮先生非常勇敢，他撲出來制止槍手，以示自己對家人的愛。此外，我要提的是謝廷駿(Masa)。他雖然是一名旅遊領隊，卻十分機靈，他打電話回香港向公司報告事件，他願意被扣押在旅遊車的前方。他的朋友經常提到Masa說過的一段說話，我想在此引述。他說：“甚麼都可以輸，鬥志不可以輸；甚麼都可以沒有，信心不可以沒有；甚麼都可以老，心境不可以老。”Masa，謝廷駿，你做到了。

**陳鑑林議員：**主席，8月23日是一個讓香港市民刻骨銘心的日子。一次不幸事件令我們失去了8條寶貴生命，亦造成了數個家庭難以彌補的傷痛。我們的心痛已非言語可以表達。菲警的無能令人髮指；面對菲律賓警方全無章法的營救行動，香港市民更是悲憤莫名。我相信，與我一樣，全香港市民均有一個訴求，便是要追查事件真相，還死傷者一個公道。因此，我懇請特區政府積極爭取最大程度地直接參與有關的徹查行動，盡快查明事件真相。香港警方查證隊伍這數天在旅遊巴上的搜證行動，只是第一階段的工作。我們相信，隨後而來的查證工作將會更艱難，希望香港警方人員可以繼續堅持。

過去一個星期，菲律賓人質事件讓全香港市民的心情均至為沉重。事件讓我們看到了菲律賓政府的腐敗和無能，市民痛恨亦無可厚非。但是，事件發生至今已有一段時間，希望大家可以冷靜客觀地思考問題。菲律賓一直是中國的友好鄰邦，有着密切的貿易關係。長期旅居菲律賓的華僑人數眾多，其中有不少是香港僑眷。香港本地亦有十多萬來自菲律賓的傭工，即是說，有十多萬個家庭是每天與菲律賓人朝夕相處的。這些聯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隔斷的。

誠然，菲律賓近數十年政治動盪、經濟不振、官商勾結、腐敗貪污盛行、治安不靖、民不聊生，大批國民被迫流落到海外打工。歷年來亦有本港或我國漁民在菲律賓遭海盜搶劫扣留，港人對菲國印象一直均甚負面。這個國家可謂積疾成疴，已非簡單“民主”兩個字就可以拯救。

人質事件正正反映了菲律賓國內的種種詬病，亦觸發了港人長期對菲政府的不滿與憤怒。除了要求全力救治傷者和追查事件真相外，還有一些激進聲音，主張要永久抵制菲國旅遊、辭退菲傭等。我完全

理解部分市民有情緒的意見，不過，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面對的問題是複雜多元的。過激的行為不但無助於菲國的發展，更會影響香港和菲律賓的關係。這次事件顯然已激起公憤，各國政府的關注和全球媒體的譴責，已為菲國造成了相當大壓力。我希望事件可以讓菲律賓政府痛定思痛、改弦更張、以民為本、勵精圖治。我亦相信，香港是一個和諧文明的社會，香港市民亦都通情達理，會友善對待現時在香港居住及工作的二十多萬名菲國僑民。

對比之下，香港政府在今次事件中行動迅速，值得讚賞。在事件剛發生時，政府已及時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求助，並且極力要求以香港旅客安全為重，又即時派出3名入境處人員及1名警務處人員到當地提供協助。不幸事件釀成後，特區政府又於23日晚上及時安排包機接送死傷者家屬，並組織支援隊伍到馬尼拉為死傷者提供協助。傷者回港後，亦及時安排了最好的治療，而且在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政府均可以及時向市民交代事件最新進展，以及特區政府的下一步行動，可以說，整個行動贏得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和讚賞。

今次事件除了為我們帶來了傷痛，也讓我們看到了香港人的團結。在我和8萬名香港市民一起遊行的時候，看到香港市民紛紛為受害家庭祝福的時候，我感受到大家無盡的愛心、關懷，以及互助的精神。我相信，在這悲痛的時刻，只要大家能夠手連手、心連心、互助互愛、彼此支持，共同面對黑暗，勇敢面對未來日子，任何難關亦必可跨過。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主席，首先祝願死者安息，也希望傷者早日康復。願受事件困擾的香港人，心情可以早日平復，重過正常生活。

原本開開心心到菲律賓旅行，但一次慘劇令8名香港人要與家人永遠陰陽相隔，令4個家庭家破人亡。多日來，香港人也注視這事件的進展。

連日來，大家也關心3名傷者的情況：梁頌學、易小玲和陳國柱的傷勢。昨天，大家知道他們的病情稍有好轉也略為放心。盼望他們可以堅強面對今次的事件，繼續以積極的態度走未來的路。

上星期一，我跟許多香港人一樣，一直看着電視直播營救的過程，事件確實令人很悲傷，亦令人很憤怒。大家看着菲律賓警方遲遲未採取營救行動，狙擊手應有多次機會可以解決事件，但卻錯失良機。談判專家缺乏訓練，警隊裝備簡陋“兒戲”，特種部隊表現拙劣，令人質無辜犧牲。

慘劇發生後，我們可從報章或其他生還者向傳媒提供的資料得知，其實槍手是在知道他的弟弟被捕，以及當時的談判專家說謊後，情緒大受刺激，然後便開始殺人的行動。這一切一切對香港人來說確實是無法接受的。因為香港人一直要求或希望菲律賓政府以香港或是發達國家的標準，甚至是國際的標準處理這事件。可惜，在整個營救過程中，我們確實看不到一個高效率的政府，我們只看到一個外強中乾的政府，看到一些沒有能力處理整件事件的警察和特種部隊。

最近，我跟一些熟悉菲律賓的朋友聊天，他們向我說他們的政府確實只有這個水平，只是香港人以自己的標準來看這事件。我也跟家中的菲律賓傭工討論此事，她指出當地的警察除了懂得對付平民和收黑錢外，她也知道他們還懂得做甚麼。聽到這些說話，看到這事件，我跟很多香港人也體會到在我們面前一切的幸福和美好的事情也不是必然的。香港有很高效率的警察，也有廉潔的政府，整個社會也珍惜生命，這是我們必須更為珍惜的。可是，香港人確實有需要加強我們的危機意識，因為幸福和美好的事情並不是必然的，也並非只發生在其他地方，尤其是當我們身處外地時，更要提高自身的危機意識。

除了說感受外，我也想指出數點。很多同事剛才也提及，關於調查的工作，香港人要求及期望特區政府爭取最大的空間和最大程度的參與。縱使某些過程可能受到影響，可能未能直接參與，但我們一定要從我們可以找到的資料和零碎的證據中整理一份報告。儘管菲律賓政府日後會向我們提交報告，但我自己對這份報告便完全沒有信心，而香港人也期望透過特區政府的報告，一起質疑菲律賓政府日後向我們提交的報告的內容，以重新整理整件事件的過程。

此外，我想談談處理傷者的問題。特區政府已用盡一切方法為傷者提供最好的照顧，今天亦有報章報道中央會考慮讓國寶級的醫生來香港為梁頌學診治。其實，特區政府甚至是我們亦應該向中央爭取幫這個忙，讓國寶級的醫生來港為梁頌學診治，因為我們相信中西醫學結合對他的病情是有幫助的。

我也想說說保安局的角色。香港人是很熱愛旅遊的，在不同時間也經常有許多港人到各地旅遊。可是，我們對於在參加旅行團或身處海外時面對或處理危機的意識確實不強，甚至對所前往旅遊的地方當時的治安情況或求救方法也不太清楚。經過這事件後，我相信香港人也會提高這方面的意識，但我也期望保安局或特區政府可以就各熱門旅遊地點提供更詳細的資料，讓旅遊公司和市民可在出發前作更詳細的考察，因為當地的治安始終是一個很實質的考慮。此外，當地政府的效率亦是市民前往旅遊前應該考慮的事。

最後，我希望在此呼籲各位香港市民不要將我們的憤怒、我們對菲律賓政府的不滿遷怒於一直在香港為我們辛勞、為我們工作的眾多菲律賓女傭，其實沒有她們，我們很多家庭都不能正常運作。我們也相信香港人大部分是明白事理的，不會將我們的憤怒和不滿遷怒於香港的菲律賓女傭。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感謝剛才25位議員的發言和對遇事家庭的關懷和慰問。我將集中回應議案第(二)點，即特區政府的事發後為遇事家庭提供的支援。

康泰旅行團在菲律賓馬尼拉被挾持的慘劇，對本港多個家庭造成難以彌補的傷痛，即使能夠逃出生天，亦身受重創或身心飽受煎熬。特區政府一定會盡全力為這些家庭提供持續和全面的支援，直至他們沒有需要為止。

8月23日慘劇發生後，特區政府即時全面投入支援行動。8月24日凌晨，食物及衛生局安排的醫院管理局(“醫管局”)醫護團隊，包括兩名急症室主管醫生、兩名急症室護士和兩名臨床心理學家，以及社會福利署(“社署”)一名資深社工和兩名臨床心理學家，隨同保安局副局長、入境處人員和部分家屬乘搭包機趕赴馬尼拉，協助遇事港人及其家屬。

醫護團隊在當地醫院探訪事件中的傷者，評估他們的傷勢及提供醫療支援，以及為傷者及其他團員提供心理輔導；醫管局隨後更於8月25日特別增派一名腦外科專家及一名資深護士前往馬尼拉為腦部受重創的梁頌學提供臨床治療，並為梁媽媽提供專業意見。

社署的同事亦提供情緒支援及心理輔導，瞭解傷者及其他團員的福利需要，提供及時的支援，並為回港後的安排作好準備。這支支援隊伍在馬尼拉一直陪伴受害人及家屬，密切留意他們的情況，隨時予以所需的支援。

慘劇發生後翌日，即8月24日，社署同事迅速聯絡死傷者的家屬，並派專責社工處理，詳細瞭解他們的情況，為他們提供情緒支援及跟進其他福利需要，包括兒童照顧服務及提供緊急財政援助等。8月25日晚上，受害人家屬陪同靈柩從馬尼拉返港，政務司司長、保安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长、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长和我均親自到機場迎接，社署亦安排了23名專責社工陪伴在場的家屬。從這一刻開始，每個受影響家庭都由超過1名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跟進，為他們支援生活上的大小事務，必要時亦會安排深入的心理輔導，目的是讓他們無須操心擔憂繁瑣的事，讓心情盡快回復平靜。

至於傷勢較重的其中3名團友，即陳國柱先生和易小玲女士，亦先後被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腦部受傷的頌學於8月26日在醫管局境外醫療支援隊陪同下與梁媽媽一同回港，在屯門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三名傷者現時仍然留醫，情況均有好轉，令我們稍為寬心。社署的醫務社工和醫管局的臨床心理學家在醫院繼續跟進，而最重要的是，醫管局的專業團隊一直密切監察傷者的情況，竭力為傷者提供全面的醫療護理及跟進服務，全力協助他們身心康復。

8月26日，我陪同行政長官特別探訪痛失雙親的汪氏姊弟，綽瑤和政逸，慰問和鼓勵他們。姊弟倆現時由姑母姑丈照料，家人十分疼錫他們，所以我們都很放心。其他表示方便探訪的家庭，隨後我亦逐一探訪，慰問家人和瞭解他們的需要。

安全獲釋的李奕彪夫婦十分感恩，對團友遭遇不測感同身受；傅卓仁太太機智過人，她的心情已稍為平復，很關心當天一同帶走的政逸的情況，而領隊Masa謝廷駿先生臨危不亂及盡忠職守，他的父母在悲痛之餘，深深以他為榮。

同日傍晚，梁太陪伴頌學乘醫療專機返港，我與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和醫管局主席前往機場迎接他們，慰問這位偉大的母親，大家都知道梁太很堅強、很冷靜。過去數天，問責團隊，包括行政長官和夫人、政務司司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和我亦相繼到醫院探望傷者。

財政支援方面，社署在聯絡到死傷者家屬後，迅速向個別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緊急援助金，以解燃眉之急。多個團體先後宣布透過社署向這些家庭提供財政援助，當中包括賽馬會、公益金、樂善堂、中華總商會、保良局等多個機構。此外，不少本地及海外熱心人士亦紛紛向社署查詢捐款的安排，社署已協助這些團體／人士聯絡受害人及其家屬，並在確認他們的意願後，將有關款項送交他們。

殮葬事宜方面，行政長官較早前已表示，如果有關家屬願意，當局可安排遇難者永久安葬於景仰園。有關部門亦會全力協助殮葬安排和喪禮事宜。

這次慘劇為受害人及其家屬帶來深遠的心理創傷，部分受影響的家庭更頓失經濟支柱。除了即時的援助外，我們亦必須照顧他們長遠的福利需要。社署的社工會繼續密切跟進，重點持續為他們提供所需的支援。受害人及家屬如果有長遠的財政需要，當局亦定必作出適當的支援和安排。

我們特別關注汪氏姊弟的長遠福利安排，社署會繼續跟進，務求為他倆作出最妥善的安排。目前，房屋署已在他們姑母姑丈居住屋邨的同一樓宇撥出另一單位給他們應急，以紓緩居住的情況。

教育方面，東華三院特別為遇事家庭成立“東華三院愛心教育基金”，協助有關家庭的子女完成專上教育，以鼓勵他們努力學習，積極面對生命。基金由東華三院負責籌募及管理，社署負責評估受助人的需要及代為申請款項。

新學年昨天剛開始，個案社工和臨床心理學家在評估受影響的4名學童的情況後，由家人作出何時復課的決定。社署、教育局和有關學校會緊密合作，作出最適當的安排。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學家和學校社工亦在學校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

醫療支援方面，醫管局各專科在3名留醫的傷者出院後，會全面及長期跟進他們的情況，並繼續提供復康護理和心理輔導等。

這次慘劇，全城悲慟，許多市民看到電視直播，情緒亦飽受困擾。在這方面，社署和坊間一些志願機構的熱線服務共同為因慘劇引致焦慮或情緒困擾的市民提供情緒輔導，並把有需要進一步跟進的個案轉介至適當的服務單位。社署較早前亦應康泰旅行社的要求，派出臨床心理學家為員工提供心理輔導。

為了讓廣大市民向慘劇中的遇難者致意，民政事務總署在8月24日傍晚至8月26日在全港18區設立弔唁處，讓市民在弔唁冊上留言致意，共有38 000人簽署。當局亦特別在社交網站Facebook設立“深切哀悼菲律賓遇害港人”專頁，並同時向市民大眾提供事件的最新資訊，截至昨天下午有十三萬六千多人加入回應。

主席，我要藉此機會感謝參與支援行動的所有政府部門和醫管局各有關同事，在過去一個多星期不分日夜為事件奔走；為受影響的家庭提供輔導和支援，跟進和善後。我也要感謝所有有心人和機構的關懷和支援。

這次不幸事件，讓我們看到香港市民在同胞遇到危難時如何伸出援手，互相關懷，互相扶持；香港人的理性、包容、平和亦在事件中表露無遺。這些優良的素質值得好好珍惜。

在漫長的康復路上，除了特區政府與遇事家庭並肩同行外，背後還有香港700萬人的支持和祝福。我謹在此祝願傷者早日康復，受到創傷的家庭早日走出陰霾，重過正常生活。

最後，我想作一個簡短的回應。剛才很多議員擔心在港菲律賓傭工和僱主的關係，我一再重申，僱傭關係並沒有因為這次的事件受到沖擊，很多報道是失實的，我們在較早前已作出澄清。事實上，這段時間內甚少因這事件引致僱主和僱員發生問題，我們完全沒有收到實質的個案。我和大家一樣，深信香港僱主是包容的，亦很欣賞菲律賓傭工在香港的貢獻，最重要的是大家保持勞資關係。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包容的社會，這是我們的素質。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馬尼拉挾持人質事件震撼全城，由於事件牽涉本地旅行社接辦的外遊團，整個旅遊業界更感震驚。從事發當天起，旅遊事務署、香港旅遊業議會和康泰旅行社（“康泰”）一直配



合保安局及其他部門採取多項措施，對事件中的傷者、倖存者及死傷者家屬提供支援。

於事發當天(即8月24日凌晨)，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先生及立法會旅遊業界謝偉俊議員即時挺身與政府聯絡，並乘坐政府包機趕赴馬尼拉，探望受傷團員及提供協助。

至於在事件中殉職的導遊謝廷駿先生，他的勇敢及專業精神為導遊業界樹立典範，旅遊業界亦引以為傲。康泰在今天晚上特別為謝先生舉行追思會，讓同業和公眾人士向謝先生和他的家人表達敬意和慰問。追思會在9時30分後將開放予公眾人士，歡迎各位議員及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為支持謝先生的家人，旅遊業議會、康泰及導遊工會等分別發起籌款，至今已募集了超過240萬元。此外，康泰亦已經向謝先生的家人發放恩恤及慰問金，以表達業界的關切。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會”)現時為參加旅行團外遊的旅客提供最高18萬元的特惠賠償。委員會已於8月24日聯絡康泰，委託康泰代為通知死傷者家屬有關特惠賠償的安排，以及為他們提供一切必需的協助。旅遊事務署會繼續統籌業界各方面的工作，給予死傷者及其家屬所需協助。

由於今次的人質事件對旅遊業界的從業員，特別是謝先生的同事，可能會造成心理影響，所以社會福利署(“社署”)已安排臨床心理學家為康泰的職員，包括主管及部門經理等五十多人舉行了專題講座，教導主管如何留意員工心理情緒及紓解的方法；社署亦為康泰員工提供了輔導熱線，並在8月30日及31日為前線員工安排心理輔導講座，講解紓解情緒的技巧。社署會視乎需要，再為康泰的前線員工安排心理輔導講座或其他的相關支援。

在傷痛過後，我們需要與旅遊業界繼續下一步的跟進工作。首先，為進一步保障外遊旅客及前線員工的人身安全，我們鼓勵業界加強前線領隊及員工在處理危機方面的培訓，提升他們對突發事情的應變能力。為讓領隊得到更多處理突發事情及危機的訓練，旅遊業議會已聯絡警方，要求協助安排課程，針對旅行團在行程中遇到暴亂或恐怖活動等的應對技巧，並透過訓練議會的導師，指導前線領隊及員工。

在這次不幸事件發生前，委員會已完成研究及決定修訂有關法例，把每名旅客可申請涉及意外的特惠賠償，由現時的最高18萬元提升至30萬元，其中殮葬及讓親屬前赴探視的兩項開支，將由每項4萬元的限額提高至10萬元，並建議取消親屬人數的限制，及把每名親屬

取得的最高限額提高至25,000元。我剛才所述的建議在經法例修訂後，可望於2011年第一季實施。

在旅遊保險方面，委員會亦積極研究將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旅行團及購買旅遊套票的旅客，因紅色或黑色外遊警示而被迫取消行程所招致的損失，委員會已接觸保險業聯會，鼓勵保險公司提供相關的保險產品，加強對旅客的保障。此外，旅遊業議會亦正與保險業探討，能否為紅色及黑色警示下旅客外遊安排推出專門的保險產品，我們鼓勵業界繼續就此建議作出積極討論。

旅遊業界在這個悲傷、困難的時刻仍然緊守崗位，發揚香港的好客文化，對所有訪港旅客，包括來自菲律賓的旅客，提供優良服務，我對此表示支持及衷心感謝。我希望全港市民在表達哀思過後，把悲憤化為正能量，把關懷仁愛延續，貫徹香港互助互勉的精神。

主席，我謹此陳辭。

**保安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要感謝發言的議員，我留意到議員對死傷者家屬表達了深切的慰問和關懷，亦對特區政府在今次應變處理和跟進工作，提出很多值得我們考慮的意見。正如我開首所說，我們當前的首要目標，是查明事實的真相，這是向遇難者和家人最好的交代。正如剛才兩位局長指出，特區政府一定會在各方面盡力妥善跟進，充分照顧遇難者及家屬，並與旅遊業界跟進有關事宜。

就議員剛才的一些發言，我有以下回應：

有議員希望我們警方直接參與調查。儘管我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取代菲律賓執法部門的調查，或介入他們已經承諾的公正、徹底的調查報告，我們的警方其實從事發起，一直有積極做這方面的工夫。我們一直透過特派員公署和大使館，向菲律賓政府清楚表達了特區警方的要求，並獲得對方正面的回應，承諾全面協助及允許香港警方，按照國際合作慣例，在當地搜證。香港警方尊重國際慣例，接受菲國調查組有優先調查權。事實上，這無礙香港警方的調查。經協調及商討後，香港警方已經在8月30日全速展開搜證的工作，包括登上肇事旅遊巴士搜證。這幾天的進展，證明警方的搜證工作進展非常暢順，的確得到菲律賓政府的合作和協助。

談到國際慣例方面，涂謹申議員剛才提到，根據國際刑警的合作，如果我們的警方到那邊(馬尼拉)取證，向證人錄取口供，便須做數件事：第一，要當地的證人同意，第二，要在菲律賓警方的觀察員觀察下進行，我們便可以向有關的證人錄取口供。

回應涂謹申議員，關於假如將來死因裁判官如果真的需要開庭，我可以在這裏向涂議員保證，我們特區政府一定會在法律容許下，盡量協助死因裁判官進行調查。

最後，涂謹申議員提到在菲律賓有一個五人調查小組，由當地的司法部長領導，是否可以讓死傷者的家屬出席和提出一些問題。就這問題，我也要尊重死傷者家屬的意願，以及要看看在法律上是否可行。

主席，我明白今次的慘劇，對遇事團友及家人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我亦瞭解市民透過媒體親眼目擊事發經過的無奈與悲傷。在哀痛的心情下，我們的社會和市民大眾仍然能夠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情感，不論是透過遊行集會、互聯網、追思會各種不同的方式，對遇事團友及家屬展現無私關愛和支持，實在教我作為港人的一分子，也感到驕傲。

菲律賓當局已就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由他們的司法部長主領調查工作，菲律賓總統亦多次公開承諾，確保達致一個全面、公正、完整的調查，不容任何隱瞞和偏袒。事實上，這亦是香港警方根據死因裁判官指示，而進行的獨立調查的目標。特區政府相信，兩個政府不同的獨立調查，必會增補證據，幫助公眾更全面地瞭解事件真相，因為說到底事實只有一個，我們定會努力尋找真相，給死傷者及全港市民一個事實的交代。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劉健儀議員，你有4秒發言答辯。

**劉健儀議員：**主席，就議案提出的4點，我們很希望政府能積極繼續跟進，向死傷者及香港市民作出一個清楚明確的交代。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會議結束**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下年度的首次會議，將會在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舉行。

*立法會遂於下午6時11分休會。*